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遜志齋集卷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曹　城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朱　紱

遜志齋集卷十二

明 方孝孺 撰

序

周禮考次目録序

周室既衰聖人之經皆見棄於諸侯而周禮獨爲諸侯之所惡故周禮未歷秦火而先亡吏將舞法而爲奸必藏其法俾民不得見使家有其法而人通其意吏安得而舞之周之制度詳矣嚴上下之分謹朝聘之禮而定

其誅賞教民以道使民以義恤隣而尊上此尤戰國諸侯之所深惡而不忍聞者也故去其籍爲尤甚今之所傳者葢出於諸侯毀黜之餘而成於漢儒之所補非周之全書也是以畧於大而詳於細煩碎不急之職多而經世淑民之政少周公之意不若是疏也其章明切要者以不合於諸侯見削而不關政治之得失者僅之獲存然亦紛亂失序錯雜而不可省書之周官言六卿之職美矣冡宰者治之所從出也宗伯典禮司馬主兵司

寇掌禁司空掌土皆聽於冢宰者也冢宰治之本天下之大政宜見於冢宰今周禮列於冢宰之下者預政之臣不過數人而六十屬皆庖廚之賤事攻醫制服之淺技夫王之膳服固冢宰之所宜知然以是實冢宰之職則陋且褻矣此必非周公之意司徒以五典施教其爲事至重不宜復預他事也而自鄉師以下近於教者止十二屬其餘皆春秋二官之事而冬官爲最多蓋定其序者不知地官在乎主教而以土官之事屬之土地冬

官職也何與乎教教之大法及冢宰之大政皆已亡矣其不亡者間見於他官司馬司寇纂入者甚衆惟宗伯稍存多爲他官所掠而禮之係乎邦國者亦亡其亡者皆諸侯之所惡而去者也而其失序者漢儒之謬也余喜讀周禮憂周公之心不明于後世以書周公之言爲準考六卿之屬更次之自宗伯歸于冢宰者五自司馬歸者三自司寇歸者二合宮正以下爲五曰宮正歸以司徒之舍曰膳夫曰醫師曰内宰曰司農曰典婦功曰

內司服附于冢宰之左重變古也司徒去其非教事者八十存者四以司馬之諸子訓方氏匡人撢人司寇之掌交歸焉宗伯自司徒歸者十自司馬歸者十有九自司寇歸者十有二司馬之存者三十有一司寇之存者二十有三而以司徒之司虣司稽司救調人歸焉於是取土地之事財賦之則在司徒者五十有五在司馬者八在司寇者十有三爲司空土地不可無治之之道也故有載師閭師縣師均人治民無法不可以治地也故

有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旅師稍人委人土均樹藝地之所宜先也故有草人焉有稻人焉有司稼焉地圖方志王者所宜知也故有土訓誦訓山林川澤地之寳也故有澤虞有川衡金玉錫石角羽荼炭染草葛蜃山澤之所産也故各有主之者以致其用苑囿場圃鳥獸草木所萃也故有迹人囿人場人穀粟土地所入守之宜有制也故有廩人倉人民者土地之本不可無恤也故有遺人以振其凶荒財用者生於

地而取之有節故市有司壥有人肆有長賈有師泉有府質人胥師司門司關職方土方懷方合方形方山師川師邍師所以辯土地而致珍異也故自司馬而歸焉達道路除不蠲有野廬氏蜡氏掌害稼者有薙氏掌水禁有萍氏除毒蟲猛鳥獸蠹物鼃黽有冥氏庶氏穴氏翨氏硩蔟氏翦氏赤犮氏蟈氏壺涿氏庭氏攻禾殺草有柞氏薙氏亦皆司空之事也故自司寇歸焉六卿之屬由是復其始其不能皆六十者亡者衆也而亦不必

以六十爲率也卿之所掌有小大其事有煩簡奚必皆止於六十乎謂六十者漢儒之言也非周公制也周公之典孔子嘗學焉今之存者此書爾學者宜盡心而不敢忽安可疑其有未至乎然余非疑周公之經也求周公之意而不得故辯其失以求合於周公之意而後已也夫茍能合周公之意則余何敢避亂經之名而不爲哉

武王戒書序

武王戒書見於大戴禮太公金匱陰謀者凡三十三章
古文闕有間矣學者考信惟在乎六經然虞夏商周之
遺事善言出乎六經之外而可信不誣者多矣湯之盤
銘不載於商書而曾子稱之與經並傳爲訓萬世政典
不列於百篇文目而言爲人所傳誦遂爲夏書之首六
經雖不可附益然先生之微言弘訓安可偏廢哉予悲
乎是書者太公受之古先聖王而傳之武王武王銘於
用器以戒其身且及其子孫其言之善者與詩書要義

何以異焉學者以非經而外之非惑夫因爲註釋其意以示來者葢聖人之言譬之方書而天下之學道者皆被疾之人也有志於養生雖單方曲伎出閭巷之所傳或足以延年苟爲無志雖授以龍宫之秘藏亦多死於國醫之手然則書豈有工拙哉顧用之何如耳世不善用則六經千載爲空言傳得其人得此書而用之亦可以保身治國矣

篆書考正辯僞序

由古以之今存乎勢援今以反古存乎人天下之勢舍厚而趨薄舍謹而爲慢舍難成而爲易習如水之下流滔滔汩汩不至於極不止非有篤志卓識者不能知其不善而亟反之幸有一人知其不善矣自非達而在乎位亦不能奪舉世之所嗜而挽之復乎古是以二帝三王之禮樂政教遺文舊俗歷數千年以至于今時易世遷幾至於不可復者豈無豪傑之士生乎其間而欲正之哉獨智不足以啓羣惑言之者一而誹笑之者千萬

雖欲回流俗之勢而不能也六書於民用最切而其變爲最甚自篆而爲分隷自分隷而爲行草日趨簡易輕涉流蕩而無法使古人復生而視今之字必將駭眙而驚嘆而人顧鮮有以知其非者閒有好古之士知之而力不足以制已然之勢不過著之於書以發其所得自漢許叔重說文以來著書之存於世者雖有精粗詳畧之殊而其用志深遠終非流俗所及然世之知而好之者已難乎其人好而能通其意考其得失補其未備而

羽翼之者宜乎其尤難也寧海方塘先生王君仲方自少篤志古學至老不倦嘗病俗字之亂真害正本諸古以正末流之失作文字考正辯僞之書以示學者其言皆有徵據不爲臆説使人人因其言而求許氏説文以探古人制作之初意引天下以復乎古寧有禦之者乎雖然文字之學葢學者之一事耳天下所以治亂存亡者不專在是也井牧變而民無定志比閭族黨變而鄉無善俗蒐狩獮苗之法變而國費於養兵讀律飲射之

法變而官疲於聽訟其大者如封建學校其小者如名物衣冠其異於篆之行草者曾幾何哉予嘗妄欲爲一書以正訛解惑而未之遂先生之父秘書公以博學多識爲元聞人其所受而知者葢非特字學而巳苟有大於此者論次成書以補六經之遺缺洗百世之陋習豈非學者之所望乎予庶幾預聞之

基命録序

智力或可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守天下法術或可以縻

當世而不足以傳無窮有以取之而不知守成之具慮止乎旦夕而不爲久遠之圖爲巳則難以言智爲民則難以言仁夫豈善爲天下計者哉商周聖王舍智力而不用而必本乎仁義舍法術而不恃而必養民以道德積之以奕世之勛勞藉之以數百年之忠厚聖人之才爲億兆所戴其心猶凜然若不能當天之心行民之所願除民之所惡惟恐有所弗及既受命于天矣而所以保其命者益謹而弗懈其傳序之遠也豈不宜哉後之

人主祖宗積累之素既不若古之人取之以僥倖而欲守之以智力縻之以權詐而欲傳之以法術此秦隋以來之君所以隕性僨國者相屬也數千年間庶幾知商周聖王之用心者惟漢高文二帝唐神堯文皇宋之太祖太宗爲然此三代之君或奮起隴畝或階一官而得天位其初積累之舊未能過於秦隋也特以知守成之難不敢用其智力而參以仁義知傳世之不易不敢恃法術以爲治而放於道德所以培植邦本而維持國勢

者有其具故民心歸之而天命集焉跡其所爲雖未及三代之懿然寛大豈弟之政行而苛刻慘薄之風息皆能變愁苦爲懽欣易凋耗爲富庶子孫黎民受其利者數百年夫豈偶然也哉葢先祖有以啓之于前創業之主又能承之以德而爲天所眷者商周是也上世無可憑之澤而創業之主能事天養民以永國家之命者漢唐宋是也俱無焉者秦隋以降享祚不長者皆是也夫處乎百代之下而必欲比跡商周之盛弗可致矣然則

漢唐宋得民永命之由庸非後王之所當考法者乎予是以掇其大要論著其事爲帝王基命録非曰可以究天人相與之原然願國家之長治以利生民於無窮固亦仁人志士之所取也夫

蜀鑑序

宋端平中昭武李文子嘗仕于蜀蒐擇史傳自秦取南鄭至宋平孟昶上下千二百年事之繫乎蜀者爲書十卷凡國統之離合地勢之險易賢才之盛衰攻守之得

失與夫忠順致福之效逆亂取禍之原莫不畢舉而詳之名曰蜀鑑殿下受封茲土既篤志二帝三王之典以明道立德復縱觀史策攷論臧否以爲勸戒暇日覽是書而有取焉俾臣序之將重鋟而傳于世臣惟流峙不易者山川之形也變遷靡常者古今之事也形勢得之而後固事變得之而後安君不得之則無以守其國臣不得之則無以守其身者萬世當行之道也蜀之形勢天下之險莫先焉然惟有道者處之行仁義之政盡忠

順之禮維持人心之具膠結而不可解防範外患之方
鞏固而不可陵則山若爲之益高江若爲之彌深閫門
不加譏呵而衆庶樂業福祥自至苟不循道上無以得
乎君下無以宜乎民而欲恃江山以爲守其果足恃乎
是非成敗之已然者槩可見於此書矣恭惟殿下之國
甫五載寛大仁厚之政洽乎吏韜忠孝慎恭之德聞于
四方不怒而羣臣知耻不殺而萬民畏威固已超乎千
載之表尚何俟此書以爲鑑抑書之意亦何俟臣之言

而後明哉然聖智之慮不止於善一身安一時而必欲
垂法子孫黎民以傳示後世夫後世至遠也子孫黎民
至衆也欲至遠與至衆者皆若殿下之心以保邦家於
無窮則示之以往古之鑑非過也而臣承命而有言焉
雖自知其過而亦不敢辭也

蜀漢本末序

事固有晦塞於一時而較著于後世者時之人以爲貴
後之論者或賤之私媢者之所毁大賢君子或尊之蓋

愛惡取舍出乎恒情者或汨於流俗之見或眩於強弱之勢或以事功成敗爲賢否是以往往不能合乎大公及夫時世遠而愛惡銷大賢君子作而正論起鄙夫憸人卑陋嵬瑣之説譬如白日出而魑魅亡嚴霜降而蚊蚋蟄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是非正僞粲然昭布於萬世是豈人爲也哉斯理之在人心窮宇宙而不可磨滅者天之道也天道必久而後定固有必然者矣當東漢之季曹操以螟螣之智陰賊國命而竊其權黜授其

子俾行僭奪其爲事至纖其爲跡至暴當是之時昭烈孔明以雄才大義引既絶之緒而續之有汎掃海宇擽除姦凶之心使漢祚未訖昭烈優於光武而孔明之英傑豈止致主於二漢之隆而已哉固將紹三代遺統巍乎軼出百王之表而未知所止也彼陳壽不足以識之顧扶彼而抑此義夫志士爲之憤鬱者數百歲及子朱子出而筆削綱目之書然後有以合乎天道而當乎人心正統尊而僭亂詘有功於人極甚大近世信都趙氏

復因之而取自昭烈之生至於帝禪之亡若千年之事廣其未備之文參其至當之論别爲一書曰蜀漢本末賢君良輔之謀謨忠臣孝子之氣節斷斷乎其可徵而朱子綱目之旨至是愈白于後世蜀王殿下撫國之暇覽而悦之命重刻之以示學者而俾臣序其意夫昭烈之仁厚孔明之忠順固可以爲君臣師表而蔣琬費禕董允之治國關張趙雲之用兵與夫諸葛氏之有瞻尚關氏之有彛張氏趙氏之有遵暨廣推其所由來昭烈

孔明之事蓋有出乎區區功業之外成敗之表者非王之信古知道樂善不倦其孰能知之深而愛之篤也哉然則是書之刻王非爲一國計也其爲天下計也夫非爲一時計也其爲萬世計也夫

自警編序

德苟可以爲法不必出乎古也言苟不違乎道不必見於經也孔子於近世亟稱左丘明而舉周任南人之言以示學者是曷嘗見諸經而援于古哉時之相去也不

遠則慕之者切從之也必易教莫善於是也三代以下風俗美而賢才多莫東漢與宋若而言行之懿庶幾乎古者惟宋則然而漢不及焉宋季之士嘗輯爲自警編賢王治蜀於經藝之餘覽而甚嘉之緼焉爲寛仁之德施焉爲清淨之政充之爲精博之學發之爲雄厚之文既已無愧於宋之大儒矣而心猶歉然若有慕焉而尚以未能化令之士皆若宋之君子爲憾於是徧布是書于天下將與人人共之夫王豈不欲以古聖人之經爲

教哉而先之以近世之言行者蓋亦孔子之意也嗚呼觀萬物而知造化之神觀賢才而知國家之政考乎言行而俗之美惡人之賢否可得而見矣聖天子方隆三代之治欲復三代必於宋乎始然則是書之傳於聖化將有助焉豈特多士之幸也哉

仕學規範序

所貴乎盛隆之世者非特以土宇之廣也非特以武備之強貨財之富也風俗淳美而賢士衆多禮義修明而

綱常昭布上而朝廷下而閭巷公卿大夫之政事謀猷章布之士之論議著述藹然一出於正其推行於當時者既足以導善遏邪而遺言緒論之傳使數百年之後聞者爲之感慕太息而不能已若詩之大小雅周召二南作者非一人言者非一事而其根據義理忠厚光大垂之萬世而無弊是奚爲而致此哉道德成於上教化行於下漸漬薫蒸而咸有自得之妙是以若斯之盛也繼周而治者惟漢唐暨宋而國之廣大富強皆不及焉

然求其可以配周而無愧者則不在乎彼而在乎此也宋自太祖立國育才善俗之意固已美矣後嗣相承以禮義遇下以寛大養民誠心惻怛上通于天天錫佑之俊哲輩出三百年間道術大章于天下雖周之隆莫得而尚焉其時大小之臣材技或有不足而忠厚常有餘事功或有不舉而論議不少貶著書立言以羽翼聖人之經者既皆名世而可傳而編輯會粹衆人之説以成書者亦非漢唐所能及其最有益於世者若小學書近

思辯志二録已大行于時其次若自警編仕學規範之類亦班班為人所稱誦賢王殿下治蜀盛德與學追蹤千古嘉言善政尚友百王深有慕於宋之賢者以為皇明創業超越漢唐之上復法宋以為治則成周不難侔矣既重刻自警編以訓國人復取仕學規範將刻以傳示好學者有教命臣為序昔漢河間王修學好古從民得善書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則表章古書以輔助朝廷之教化固王者事

也歟爲治之道禁之以法不若諭之以言諭以善言不若以前人之言化之爲易入也由宋迨今百餘載之近令之天下猶宋之天下今之人亦宋之人也以宋人之言而化今之人烏有不從者哉使仕與學者於此書之旨有得焉變澆爲淳改薄爲厚以誠意正心爲學以忠厚敦篤爲行以敬恭事君以平恕臨民則宋之舊俗可復而俊哲之出當與宋同其盛矣賢王之所望於天下者寧不在兹乎臣不敏敢以是爲多士告書凡若干卷

奉川張鎡時可編次其詳本序已備故弗著特推論其世云

宗忠簡公奏疏序

國之廢興存亡蓋天也而有人事焉由其已然之跡而觀之人謀之從違事變之得失皆如預定而不可易者人力若奚所用自其未成之始而論之成敗禍福之機待人而發豈皆出於天命哉故善為天下者盡人事以回天道不善者委天命以怠人事田單齊之壯士用一

邑瘡殘之民復七十餘城不數月之間諸葛孔明以王者之佐驅全蜀之衆欲取中原之尺寸終其身而不能遂非特天命也人事之難易固不同也率赤子以救父兄疾呼而可集説途之人使拯其隣于難雖善其辭令有所不從賢者能勉人以其所樂爲不能强人以所難勉單之用齊人人皆有亡國喪家之憤而自爲戰故其成功也易孔明之時人知有曹氏不知漢德久矣孔明徒欲以忠義激之安能必其從已乎宋敗于金而不復

中興人以為天命而不知人事失其機故也張浚趙鼎可謂天下之賢相而韓世忠岳飛劉錡之徒亦一時之將材高宗雖庸懦豈遽出法章下哉然而沮撓而不足成事者以其初不用宗忠簡公之言耳徽欽之亡在乎兵不足戰而忠簡公既入都城百萬之兵立具爭欲為之致死忠簡之賢固足以得衆而斯民戴宋之心亦安可誣哉當是時也正田單復齊之機而忠簡公孔明之流亞也使高宗能用其策公少延數歲未死則覆沒之

地可汛掃而平中原羣盜可縳而獻諸太廟豈有戱國事讐之辱哉失此不聽至於竄伏東南而欲圖之則民心之亡宋亦已逺矣是以終不能有所成非特秦檜湯思退之罪也人無勇怯惟其所用乗其方鋭而用之中人皆可爲壯夫及其氣衰志慴雖烏獲亦投劍而却顧公之拳拳欲高宗都汴者欲用天下之鋭氣以復讐雪耻而高宗信小人畏避之謀棄不復聽而公亦死矣斯豈天命使然耶憤人爲之不盡也公没今三百餘年而

請高宗還汴之疏二十有四不盡載於史氏其九世諸孫濬録藏于家而屬予序之公忠義著于後世不待疏而後見疏之所著不待言而後明然世皆知宋之不復振由於秦檜之相而不知始於不用公之言余是以具論之使知疏之不從實宋室之所由分也

壽親養老新書序

賢王治蜀德政既修國内乂安羣臣有奉壽親養老新書以進者覽之終卷歎曰予以君親之恩居萬民之上

思有以佐吾民養其親而未能是書也庶幾可以佐吾
民乎乃命工刻之而摹本以傳且教命臣序其首臣拜
手言曰化民厚俗之事非一端其要道惟在乎孝而已
以孝教民者豈能家喻而戶說哉其要道在乎率之以
躬訓之以書而已若西伯之事王季所謂率之也若有
虞之敷五教所謂訓之也率之有未至則訓之有所不
行訓之有未詳則雖率之而民不知所從惟王純孝至
性本乎天錫臨國以來心慕闕庭祗慎愛敬動必由禮

問安之使踵相接以孝率民可謂至矣復慮未有以擴民之衷也旣摹印孝經頒于境内兹復繼以此書扶衰防患之具道志怡神之說咸備載而無遺其於訓民又何其盛哉將見數千里之内無凍餒之老而人人無夭折之患矣且臣聞之上古之世陰陽太和風雨時若疵癘不作疾疫不興人民皆登乎上壽此葢有以致之而非特方術之效也王濬明聖學德純化孚駸駸乎可與古哲王比烈矣陶含生之類於仁壽之域而九疇以敘

其亦有出於此書之表者乎臣尚將與斯民同樂之書凡四卷元鄒鉉所編次皆因之而無增益取諸人以爲善之意於此可見

蒲鞭詩序

天道之災祥不可預推也觀於日月星辰之行則可定焉國祚之舒促不可預稽也觀於處尊位者之德則可徵焉人君者下民之天也胄胤之貴天之日星也光耀不失其常行度不愆其序天之化工寧有不成者乎傳

稱成周卜世之符嘗疑其説類乎巫史及觀詩至麟趾然後知其永命之由在是也夫以子姓宗族之衆仁厚之德皆若麟然至和之所薰蒸大順之所霑洽所以尊迎天命於冥冥之中而固國家之基祚者可謂盛矣其享年之永不亦宜乎國朝有天下大建親藩布列海内仁厚如周之公子者蓋不乏人臣以所見言之若蜀王殿下之德誠曠千載而獨立配聖哲而無愧者也殿下慈恕寛和出於天性體道稽古日新于學羣臣有過未

嘗有忿疾之容有所不及專爲掩覆耻形于言叱咤不施鞭朴不加而政修事舉仁聞震于遐外每論古人之政遇以苛察強斷爲能者深以爲非而於寛大篤厚之化欣然有契于衷嘗取漢劉文饒事製蒲爲鞭以喻意然亦未嘗用也嗚呼其可謂盛德也巳矣會臣承召來朝特以頒示縉紳聚觀欣喜歎嗟咸爲歌詩以頌之蓋刑罰之用貴乎當不貴乎重德盛而善用法者鞭朴之威過於鈇鉞不善用之雖傷飢肉潰肢體而民無所懲

文饒始爲郡守能以德爲政用薄罰以示辱猶爲福祿所綏史策所嘉況勢位之尊道德之懿過文饒萬萬設示辱之具而不用者乎將見一國傳之天下效之百世師之廉恥之俗興禮義之化流天人之心悅而子孫黎民受其賜于無窮矣然則是詩之作其亦周南麟趾之類也夫其亦可爲皇明比隆成周之徵也夫

宋學士續文粹序

可名之功衆人知之難名之功君子知之至於不見其

功而天下陰受其利者此非聖賢之徒不能知也周之積累舊矣由太王傳數世以及於武王用八百諸侯之助而始克商夫豈一人之德一日之功也哉而孟子歸諸太公伯夷二老以爲二老者天下之父也天下之父既歸之其子安往信是言也則武王之武可不用而周徒以致人望而王孟子之言不幾於過乎然事固有立乎此而應乎彼者山嶽出雲而霖雨被四海人以爲霖雨之澤也而不知本於山嶽之助賢人鉅儒之於國家

不必有赫然之功而其及物常在乎事爲之外謂天下果興於斯人衆人未必知而信之然欲天下之安定非斯人亦莫之能也高祖之於子房世祖之於卓茂搴旗斬將不與焉而尊禮在羣臣之上蓋其道德可以訓暴革奸智謀可以開惑定事言論風采信于人而傳于世也久矣吾從而尊禮之則其所化服豈特事功之淺乎當元之衰國朝之始興也地大兵强據名號以雄視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獨能

聘致太史金華公而賓禮之公始見上上問以取天下大計公以不殺對上甚喜俾授太子經每詢以治道公未嘗不以仁義爲言是時羣雄多嗜殺好貨獨上御軍有法命將征討戒以勿殺所至民歡樂之識者已謂天下不足平及海内平定上方稽古以新一代之耳目正彝倫復衣冠制禮樂立學校凡先王之典多講行之而太史公實與其事在翰林爲學士中嘗爲國子司業晚爲承旨先後二十年以道德輔導皇太子聖德寛大仁

明而天下歸心愛戴稱頌洋洋者公之功居多海外殊絶罕至之國朝貢之使接於國門至必問公起居安否購公文集以歸日本至摹刻傳誦于其境内而近則朝廷遠則窮山陋邑婦人稚子皆知公爲盛德君子聞其名見其文未有不咨嗟敬愛者公修身於户庭之間而姓字播於千萬里之外蠻夷異類皆知尊慕之使中國之美傳于無極其功葢大矣而當時之人未必能名其爲功此公所以爲盛與公之學博而知要其德粹然與

世無競而端介之氣充養有道不爲利害所移蓋仁人長者之風不見於世久矣乃於公而見之天之遺斯世不亦厚乎惜夫世未獲盡被公之澤而公遽以疾終竊嘗歎天下知愛公文而不能盡得其意且不能盡觀也以爲公昔無恙時嘗擇舊文爲文粹以傳矣因復與同門友浦陽鄭楷叔度等取自仕國朝以來所作復選録爲十卷名曰續文粹以傳于學者嗚呼斯文也公之所爲雖可以傳世而不足以盡公之爲人也後有賢者考

論國朝之所由興而追惟德業之盛以歌詠太平之治于無窮太史公之功庶幾可白于後世乎公諱濂字景濂金華人

劉樗園先生文集序

學術視教化爲盛衰文章與學術相表裏豪傑之士固不待教化而後知也然先生所以孜孜焉先之而不敢忽者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生而有聞明吾教於天下使過者抑而就中不及者企而求至道德既一則萬事

畢治矣當周盛時微而閭巷之人遠而產乎遐方絶域
肆口所成皆合乎仁義之旨及其已久而衰著書之士
以千百計雖不能皆槩乎道而宏博深玄咸有所自得
辟諸黍稷稻粱雖爲味不同而皆可以醉飽未嘗假竊
剽襲浮談虛言如後世文士之爲也自周以來教化詳
明得先王之意者莫如宋故宋之學術最爲近古大儒
碩生既皆深明乎道德性命之理遠追孔孟之迹而與
之爲徒其他以文辭馳於時者亦皆根據六藝理精而

旨遠氣盛而説詳各有所承傳而不肯妄相沿踵蓋教化使然也有元百年之間宋之遺政銷滅殆盡士之能言者不爲不多辭釆音節不爲不工及觀其所至不過攘取舊説以爲言求其學術之所自得豈惟不及宋之名世者哉凡生於其時及見宋之遺風者自以爲不可及也寧海在宋特爲詩書文物之邑去南渡國都爲近故士之顯聞于世者甚衆未之衰也兵刑不振而教化猶存取士之法稍弊而風俗不壞故其文章雖不能不

降於盛時而學術之醇終不能甚愧於古樗園劉先生少游錢塘學于宋太學與名士大夫交斯時違乾道淳熙諸大儒猶未遠文獻之傳盛有可徵是以先生之學淵博崇高得聖賢之大要其爲文章朴茂質實不爲異常絶俗之談而紆餘衍肆必達其意而後止索之而愈深味之而愈長其視龍藻無實可喜之辭夐乎其不侔也先生所尊善者惟同邑閬風舒公景薛南山陳先生壽所友而敬者則剡源戴公帥初鄞袁公伯長袁公後

仕元爲顯官名稱海内戴公文亦傳于時閬風南山與先生皆自謂宋遺人不屑仕故文行雖高而不大彰著於世傳而知之者惟邑人而已今相去五六十年故老淪喪知先生之名者日已寡矣使又歷數世豈復有知斯文之可貴者乎夫學術如先生而不傳後死者之責也故擇其尤善者次爲若干卷且推其所自而備著之使知先生自得之深非近代能言者所及也先生諱莊孫字正仲㮹園其號所著有周禮輯傳易說今不傳

先太守文集後序

愚庵先生既卒其孤某摭其遺文爲二十卷將論序之以傳於世辭不勝夫哀未能也越三年可以有言矣恐世之人以爲私乎親又不果爲後二年執書而泣曰嗚呼先人有道而不能述使大章明於世小子之罪也其何敢讓焉君子之言惟其公而已言而公雖子述父事不爲過言而不當由千載之後論千載之上人猶且非之何私之足避乎周人稱其父如日月之炤臨子思稱

孔子如天地四時其言可謂夸矣然而天下信之後世莫敢非之者何耶以其公也不然荀淑以黄憲比顔子王安石以揚雄爲聖賢而比之而人終不信者以其出於私見也小子亦公而已矣何敢欺先人以欺後世哉先生之志其大者欲潤澤天下其小者亦將使道術明乎書風俗成乎身立經世淑民之法以幸無窮皆未之遂也遽棄斯世而弗居嗚呼豈先生之不幸與抑斯人之不幸也先生初守濟寧千里之内士與民相慶先生

不色喜旣五年罷去慶者咸泣先生如平時大故盍及猶忻忻不少變先生視生死貴賤無毫髮入於心豈以志之得失爲幸不幸哉天未欲俾斯民安其生而復其性奪先生之年不使拯斯民斯民果不幸也於先生乎何與先生之言其憂時閔民之意猶慈母之於子無或忘之自爲學至於仕自冠至於服官政不斯須變也嗚呼此豈可以勉強能哉葢先生之道有伊尹之任諸葛亮之平氾希文之惠故其言若是之盛也而先生之道

不在乎言也後有誦先生之言考三君子之德而求先生則庶乎知言矣苟以小子爲私其親不仁者也謂先生不足擬三君子不明者也非小子所望乎後世也

華川集後序

華川先生出使南夷之九年其子綬紳將傳其文於世天台方孝孺爲擇精醇尤可傳者若干首定爲若干卷序之曰天下之物天皆易與人也惟斯文不易以與人幸而與之必困辱其身心鬱抑其神志使之垂死而僅

生悔悟咎愧不敢與造化者爭强然後置之而不顧葢
富貴禄爵出於人身尊位崇雖有人刑而時有免脱者
斯文之柄出於天而人莫能與之較故天深忌之大得
者受禍多小得者遇禍少求其終身逸樂榮盛而無虞
者至鮮也豈非以挾富貴立威之惠近用斯文以榮辱
天下其所及爲尤遠耶不然得所欲以誇世者盈海內
何先生獨不遇耶先生在元之季世嘗持所爲入燕都
奇其才者比肩立皆莫之薦困悴而歸今上有天下先

生嘗用兵既而出佐遠郡召入修元史爲翰林待制且將用之復出使西陲始還又奉詔之南夷竟留未還國家遐邇遠攬於士無所不用用之無不盡其才位過其望事浮於器者亦衆矣必不爲先生獨惜也非天誰能使然哉然天之於人豐於今者未必不嗇於後厄於一時者未必不光耀於無窮漢數百年間王侯將相多矣司馬遷班固刑餘卑賤之人當世之所戲慢而侮訕者今彼之尊榮盛大咸不能自存而遷固之言與經訓並

傳豈以其遇乎况夫聖人之道非遷固所至者其自視宜何如也而先生何恨哉先生之文始學於江夏黃文獻公晚自肆爲一家言觀其平生其得於天者可知矣余故不論惟推其意且論之使人知先生非果不遇也先生名禕字子充金華之義烏人華川者義烏别名云

蘇太史文集序

天下之事出於智巧之所及者皆其淺者也寂然無爲沛然無窮發於智之所不及知成於巧之所不能爲非

幾乎神者其孰能與於斯乎故工可學而致也神非學所能致也惟心通乎神者能之神誠會於心猶龍之於雨所取者涓滴之微而可以被八荒澤萬物無所得者辟之抱甕而灌機械而注為之不勝其勞而所及僅至乎尋丈之間莊周之著書李白之歌詩放蕩縱恣惟其所欲而無不如意彼豈學而為之哉其心默會乎神故無所用其智巧而舉天下之智巧莫能加焉使二子者有意而為之則不能皆如其意而於智巧也狹矣莊周

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以爲神然神非工之所至也當二子之爲文也不自知其出於心而應於手況自知其神乎二子且不自知況可得而效之乎效古人之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心會於神者能之然亦難矣莊周殁殆二千年得其意以爲文者宋之蘇子而已蘇子之於文猶李白之於詩也皆至於神者也某少好蘇子之文而恨不得其意以爲苟得其意則文可勉而學年二十餘遊金華見太史蘇公

之文知公爲蘇子諸孫嘆曰得蘇子之意者其在是矣後三年公盡以其文見示益嘆以驚然後知公果得蘇子之意也頓挫闔闢而不至於肆馳驟反復而不至於繁崇之於天深之於淵無不探也輿之於道德著之於政教無不究也而未嘗用其智巧以爲之也智巧之於文不能無也而不可用也雖未嘗用也而亦未嘗無也斯其爲神乎今之爲文者竭智巧以學之而不得其意故其文非拘則腐非誕則野非有餘則不足求其工且

不可致況於神乎公之文非今之文也得蘇子之意者也李白之詩莊周之書皆是理也而不可以言傳也孔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也知神之所為則道自我出矣文奚可勝用耶

觀樂生詩集序

無窮者天下之理也不易者造化之運也乘乎運備乎理不以古今而殊者人之才也千載之上有異才焉出乎其間所得之理與今同也所乘之運與今同也其言

安得不與今同乎千載之下有異才焉同是理也同是運也其言安得異於古乎古與今云者人之所云也非天之所設也邃古之初羲黄之世人以為古也焉知天不以為非古乎並肩而居接膝而談人以為今之人也焉知天不以為非今乎故由後以視先則後者為今矣由未至而視已往則今有非今者存而奚古與今之足間哉以一日為久則百年之為久可知也以百年為遠則千載之為甚遠又可知也苟以天地之始終為旦莫

齊古今而洞視之則千載百年也均之爲瞬息之頃也
人顧安相詆替於其間以古爲高以今爲卑隨人爲輕
重狥時爲毀譽不亦大惑矣乎是皆未涉乎道之流未
造乎術之垣私意之變眩其中而不自知爲惑也君子
之取善則異乎此善誠足稱矣忘今之爲非古誠未足
取也忘古之爲非今其忘之也并其時與世而盡忘之
而況較其身之貴賤顯約乎以貴賤顯約視人之言者
不知言者也以前後古今觀人之才者不知人者也吾

友許君士修生乎今之世而心存乎千古無一塵之華一命之勢而其志在乎生民其所得之深醇虛明同乎前而合乎後者衆人知尊之而不能識之予雖識其所存而未足究其所窮也間嘗因其詩而求其所自致溫厚和平歸乎至理而清雅俊潔出乎天趣詞修而不浮意凝而不窒程邵之所存陶謝之所達沛乎其兩得之於是乎忘其爲吾友不知其處乎今之世而君亦忘予非其偶也相洽以心相啟以言驩然有足樂者嗟乎君

之樂余知之前乎千古後乎萬世同得是理者知之而衆人固莫之知也不斷乎衆人之知此君之所以合乎古人者耶因君之詩而知君之道則吾亦安知其非古人之徒耶

張彥輝文集序

昔稱文章與政相通舉其槩而言耳要而求之實與其人類戰國以下自其著者言之莊周爲人有壺視天地囊括萬物之態故其文宏博而放肆飄飄然若雲遊龍

騫不可守荀卿恭敬好禮故其文敦厚而嚴正如大儒老師衣冠偉然揖讓進退具有法度韓非李斯峭刻酷虐故其文繳繞深切排搏糾纏比辭聯類如法吏議獄務盡其意使人無所措手司馬遷豪邁不覊寛大易直故其文崒乎如恒華浩乎如江河曲盡周密如家人父子語不尚藻飾而終不可學司馬相如有俠客美丈夫之容故其文綺曼姱都如清歌繞梁中節可聽賈誼少年意氣慷慨思建事功而不得遂故其文深篤有謀悲

壯矯訐揚雄齪齪自信木訥少風節故其文拘束愨愿摸擬窺竊蹇澀不暢用心雖勞而去道實遠下此魏晉至隋流麗淫靡浮急促數殆欲無文惟陶元亮以沖曠天然之質發自肺腑不爲雕刻其道意也達其狀物也覈稍爲近古韓退之起中唐始大振之退之俊傑善辨說故其文開陽闔陰奇絕變化震動如雷霆淡泊如韶濩卓矣爲一家言其同時則有柳子厚李元賓李習之之流子厚爲人精緻警敏習之志大識遠元賓激烈善

持論故其文皆類之五代之弊甚於魏隋之間宋興至歐陽永叔蘇子瞻王介甫曾子固而文始備永叔厚重淵潔故其文委曲平和不爲斬絶詭怪之狀而穆穆有餘韻子瞻魁梧宏博氣高力雄故其文常驚絶一世不爲婉昵細語介甫狹中少容簡默有裁制故其文能以約勝子固儼爾儒者故其文粹白純正出入禮樂法度中南渡以後真希元魏華甫以典章文物爲文陳仝甫以縱横之學爲文其他各以其文顯者甚衆至於末流

而文又弊矣元興以文自名者相望於百年之間爲世所稱者曰姚寬甫虞伯生黄晉卿歐陽原功寬甫敦龎有威儀左右佩玉故其文沉鬱而隆厚伯生碩嶷鉅人談故事遺法竟日不竭故其文敷贍無涯不可準則晉卿謹慎有禮故其文守局遵度考據切當不放而密原功博學多識故其文繁多而不迫至于今則潛溪先生出焉先生以誠篤和毅之質宏奥玄深之識發而爲文原功稱其如淮陰將兵百萬百戰百勝志不少懾如列

子御風翩然褰舉不沾塵土用鳴一代之盛追古作者與之齊近代不足儗也由此觀之自古至今文之不同類乎人者豈不然乎雖然不同者辭也不可不同者道也譬之金石絲竹不同也有聲則同江河淮海不同也蓄水則同日月星火不同也能明則同人之文不同者猶其形也不可不同天下之道根於心者一也故立言而衆者文之隸也明其道不求異者道之域也人之爲文豈故爲爾不同哉其形人人殊聲音笑貌人人殊其

言固不得而強同也而亦不必一拘乎同也道明則止耳然而道不易明也文至者道未必至也此文之所以爲難也嗚呼道與文俱至者其惟聖賢乎聖人之文著於諸經道之所由傳也賢者之文盛於伊洛所以明斯道也而其文未嘗相同其道未嘗不同師其道而求於文者善學文者也襲其辭而忘道者不足與論也然斯豈易易哉世有自謂不師其辭者則剽生抉怪雜取艱深之辭敷錯成文以飾其鄙陋之意至於不可句讀使

人誦之而不曉其意以爲文故如是或者懲其病則弛慢不思輯陳蹈故混不加修甚則取里談巷語猥褻嘲笑之辭書之編簡以爲明道文與道割裂爲二互相訾詆又或見其然遂放言而攻之以爲古之道不可釋以今之文今之文不當學古之辭三者雖異而俱失之不師古非文也而師其辭又非也可以爲文者其惟學古之道乎道明則氣昌氣昌文自至矣文自至者所謂類其人而不悖乎道者也其人髙下不同而文亦隨之不

可強也嘗執此説竊觀天下之文爲三者之歸者多矣而無愧於古者亦有矣往居京師從潛溪先生學得勾曲張君彦輝之文而覽焉其語踈爽類陶元亮善持論類李元賓意其人必雅飭和易君子人也雖未嘗見而存乎懷今年幸而見之與昔之所意果合且得見其文之全其辭不泥乎古務自已出而無艱深俚陋之病往往本乎聖賢之道蓋庶乎斯文也已茍精而不倦於今之人又何難乎此其所以不能無感而言也雖然文之

道大矣甚也何足以知之哉

鄭貞孝先生文集序

人之相與有所不足則慕有所不及則服然才智藝術之過人者惟能使其儔類慕服之與之異趨者未必慕服也生而人或尊尚之既没未必追思其美也惟夫有德者則不然不特君子慕服之而衆人亦皆自知其不及非惟衆人知尊之而小人亦皆感慕而不忍欺不惟化及當時而且聞乎後世而勸傳之無窮而信是曷爲

而致哉蓋其修諸身行乎家粹然一出乎正遺澤之所加流風之所被必有不可測者矣非若一才一藝者之淺也鳳凰麒麟言其辯慧則不若鸚鵡言其才力則不若騏驥然而羽毛之族聞其聲覩其形未有不畏而服之宗而附之者亦豈待辯慧才力而後見哉士之有爲於世者未嘗不欲服乎人而人終不之服貴爲輔相富有田邑勢之所加無所不可而其家人徒隸唉鄙笑侮之者衆矣況他人乎吾以是知有德者之難也漢數百

年間奇才異能著事功者相望獨黄憲處布衣無所猷爲而見之者敬親之者服稱之爲顔子後世亦信而傳之夫顔子之不可及人人之所知也漢之諸儒其於論人亦必不苟矣至於稱憲則無間言焉此其人之所得何如哉嘗恨弗獲同其時考其言論以推其所至求之今世若浦陽鄭貞孝先生蓋有憲之風焉而今亦亡矣余游其鄉交其士大夫以問先生之爲人舉其姓字無智愚長少無有不嘆息賛譽以爲賢者嗚呼一人易欺

也一時易誣也先生之歿十餘年矣使有大功厚澤施于民猶且忘之矣而稱先生如存慕其善者如新斯豈智術所可爲哉非德足以服乎人其何能致是乎先生之子叔度授余以遂初集十卷誦其言皆本於仁義忠信辭達而旨深稱其所爲因復於叔度曰此有德者之言也昔修漢史者高憲之德而以其言論風旨無傳爲憾先生之言具存於是乎過憲矣後之人慕先生之德知先生斯文之可貴者其亦有德者之徒歟先生諱淵

字仲涵太史潛溪公之門人其家以孝義聞于世卒年四十有八云

劉氏詩序

道之不明學經者皆失古人之意而詩爲尤甚古之詩其爲用雖不同然本於倫理之正發於性情之真而歸乎禮義之極三百篇鮮有違乎此者故其化能使人改德厲行其效至於格神祇和邦國豈特辭語之工音節之比而已哉近世之詩大異於古工興趣者超乎形器

之外其弊至於華而不實務竒巧者𥊍乎聲律之中其弊至於拘而無味或以簡淡爲髙或以繁艷爲美要之皆非也人不能無思也而復有言言之而中理也則謂之文文而成音也則謂之詩茍出乎道有益於教而不失其法則可以爲詩矣於世教無補焉與趣極乎幽閑聲律極乎精協簡而止乎數十言繁而至於數千言皆茍而已何足以爲詩哉世固有嗜橘柚柤梨者然饑則必飯稻啖肉而後可飽稻與肉不可一日無也適口之

味爽然入乎齒舌非不可喜而於人何所補乎自古以來適口者多於五穀而稻肉不足以恱人斯人幾何不餧而死也金華劉養浩與余俱學經於太史公公教人為詩必以三百篇為本養浩之詩公之所稱而取者其不失古之意可知也然古之道今人豈盡知之乎傳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觀養浩之詩者慎無以適口之味視之而求屬饜焉則得之矣

時習齋詩集序

詩者文之成音者也所以道情志而施諸上下也三百篇詩之本也風雅頌詩之體也賦比興詩之法也喜怒哀樂動乎中而形爲褒貶諷刺者詩之義也大而明天地之理辯性命之故小而具事物之凡彚綱常之正者詩之所以爲道也詩道廢久矣自漢以下編冊之所載樂府之所傳隱而章麗而不浮沉篤而雍容博厚而和平者則亦古詩之流也而其體横出矣體之變時也不變於時者道也因其時而師古道者有志於詩者也而

師者寡矣唐之杜拾遺韓吏部皆深於詩其所師則周公吉甫衛武公史克之徒也其體則唐也而其道則古也世之言詩者而不知道猶車而無輪舟而無柁也雖工且美奚以哉余生十餘年則好爲詩以儷偶爲工富艷爲能又五六年益肆不羈一操觚頃千餘言可立就取而誦之張綺繡而協塤篪粲然可喜也人往往以此多余雖余亦自負以爲材令反視之則惕息而大慙抑塞而不寧興之所觸欲有所云輙仰觀霄漢竟日不能

作一語何者怪曩之所云不近道又恐今之復然也故愈不敢易蓋知道者若是之難也然亦安敢以爲知也默而求之終夜不寢以察之平心而迎之徐徐焉而導之知其似矣然後敢發發而與作者不謬也然後書之久而復覺其不可也則又毀焉故余之於詩學之非不專而獨無盈簡之槀屢書而屢毀愧而不止蓋將求合乎斯道也而後置焉然亦難矣烏傷樓君希仁同學於太史公挈其詩曰時習齋集若干卷徵予序嗚呼余豈

知詩者而敢序樓君哉樓君之詩侈約中度是非當理將取法乎韓杜之間其務知道而合乎古者無惑矣雖序亦何言哉然以余為知詩之難則知樓君亦必有同於予也因書以告之

白鹿子文集序

古之君子以美其德行為先務而不務美其文詞窮天地萬物之理察是非善惡之端以正其心謹其言動使凡本諸身者無毫髪之可悔此君子之所汲汲也若夫

言語之華文詞之工期後世之所尚豈君子之所汲汲哉然君子之德果修矣人必慕其人慕其人則其文亦爲世所貴重故文有以人而傳者以其德之可尊故也苟不務此而惟其末雖麗如相如敏如枚臯精奇雄健如柳子厚亦藝而已矣君子寧以是爲貴乎越之諸暨有隱君子曰楊公本初居白鹿山其學一以古人爲宗務於躬行言高志大自勉以孔子孟軻爲師教人亦俾以孔子孟軻爲師取與不妄進退不苟始而鄉人尊之

既而邑人尊之既而郡人尊之太史潛溪公以道德文學伏一世亦甚敬之至爲之傳稱之曰白鹿子白鹿子不喜爲文辭其言嚴厲峻切警薄矯邪往往中世俗忌諱以故一時之人雖知白鹿子之賢而死於布衣今年其孫友載其遺文若干卷至京師介浦陽戴公原禮請敘其篇首予年餘二十時嘗從太史公謁白鹿子于家聽其言論悚然敬異而白鹿子見予喜甚以古之君子見望今二十餘年公與白鹿子既皆淪謝而予亦頹然

無用於世矣因復于友曰人之自修爲善事之必可勉者也修德而兾其傳世立言而兾其行遠此雖聖賢有不能預期葢幸不幸有命存焉非人之所能及也以白鹿子之學古飭行自當爲天下後世所重葢必有知德之士慕其人而誦其言然後白鹿子之文赫烜光著于天下有不可掩者矣昔揚雄没而法言傳文中子死而中説顯事未有不以久而定者然白鹿子之爲人卓卓可稱如此遺文之傳安知不較然著于後世乎

非非子醫書序

非非子既老著書辯點昔之論醫者其說以為雖扁鵲復生不易吾言信乎非非子有志也道術之傳豈有古今哉智者知之衆人惑之今與古皆然也由衆人而視智者雖同時猶莫能及况古人乎由智者而視才之庸者則今與古何相遠之有古之言未必皆善今之言未必皆非後乎千百載未必無善於今之人者也顧智者知之耳孔子聖人也聖人之言固不敢及與聖人並時

今人豈無過之者乎故道惟視善與否今古不足論也學者之患在乎慕古而不知道閒其出於古則以爲善雖有未至不察也聞其出於今則以爲不善雖有至者不察也此道之所以不明實學者之過也余嘗以爲秦以下言治道者漢之賈誼董仲舒王吉唐之魏徵陸贄宋范仲淹司馬光皆近時捄俗之論耳比之三代聖賢匡世範民之政豈特不及其垣墻哉其可議者蓋衆矣每欲爲一書明先王之意以正流俗之失懼人謂吾爲

借也卒未敢爲而非非子之於醫獨不顧舉世之惑指斥其所尊信而不疑非果有志者其能然乎醫術余雖不足以應之若非非子之志其過於余也遠矣然余聞之聖人天地之醫也賢者民物之醫也此醫之大者也漢之善醫者莫過於賈誼誼當無事之時流涕痛哭以爲癰腫跋盭其後病發於數世之間果驗此以何術預知之乎誼之策雖不即用然其方書具存後世可以用之否乎使聖人生漢之初必能制其本疾必無自而發

矣不知聖人用何道已天下之疾也非非子多才能而善論大事語多驚人茍取賈誼以下之言定其是非著其方書俾疾病者可按書而治則余將謂非非子果有志者也果不可以今古論也

應天府鄉試小録序

聖天子受天命作四海九州主神武既昭大敷文治閔前代習俗陋而事功卑也建學樹師更定制度聚俊茂之才而作新之復設科目登進其賢能以備任使於是

二十年間列於中外赫然有聲者以百計如稼于田而俟其有秋木於林而望其成室揆日收功果獲其用是豈特多士之敏於學所致哉實皇上用賢圖治之心格於天而天有以相之也天欲昌乎國家必默佑之而賜之以賢才衆賢集於朝羣才列于位而天下不蒙其福治功不顯於世者無有也洪武二十有六年當試之期京府實試太學及畿甸十四郡三州之士出幣徵四方縉紳以程藝文之高下至期治中劉庸請於朝俾監察

御史王仲和孫仁蒞其事通判王子修贊其政於是衣
巾肇牘而至者八百人有職於試事者莫不虔恭以求
稱取士之意迨拔其絶尤者得士八十八人既揭其名
以示觀者復將傳於四方垂於後世士之生於斯者可
謂幸矣然其間之朝廷取士以文而所望於士者不徒
在乎文也士之升以科目而所以成其身者不可恃乎
科目也葢皆階此而進焉爾夫君子之所學者聖人之
道聖人之道莫大乎仁義忠孝士秉仁義忠孝猶農夫

之於未艴不可一朝去也達焉與俱窮焉與偕故立於朝以之事君則成豐功著大節以爲社稷鎮行乎藩屏處乎民上以之治民則使黎庶舉得所願以無貽國家之憂如是則庶幾不負聖天子之恩而可以稱爲學之士矣苟或貿貿焉而食營營焉而趨而以進士自居嗚呼其尚深思養士之初意也哉

京闈小録後序

語名山大川者不稱其高深而必稱其出雲雨語靈區

與壤者不稱其饒沃而必稱其宜黍稷論天下國家富盛昌隆豈不以賢才之衆多乎周之詩人稱周之所由興不言其它而惟及乎士君子之衆曰思皇多士生此皇國夫四海亦廣矣千載亦遠矣賢士君子奚爲獨出於文王之時而聚于其國哉蓋國家之興天也天之祐乎國家莫大乎錫之以賢才賢才多而道德政教無不舉國家未有不享悠久治平之福者也聖天子有天下羣士景從海宇晏寧然聖思猶以爲未也大設學以陶

鈞士類而收之以科舉每三歲天下大比洪武丙子京府當試太學暨畿甸郡邑士至者千餘人司選拔者皆時之耆俊而某之昏陋亦忝預焉既試而閱其文通古今識正道者彬彬以數百計監察御史及京府官僚議以為今歲士盛於往昔宜循舊比請于朝以定去留詔定其數三百於是縉紳相賀以為自開國以來取士未有盛於斯者將録其名與其文之美者以傳而俾序其故聖人奉天明命汎掃萬方彌天際海罔不臣順

行仁立政涵育撫馴豐功盛德在宇宙間雖前聖之粒蒸民修人紀者莫之能先也天道報施用錫萬年之祚賢才之盛於斯時夫豈偶然哉聖人之心上與天通凡有所欲天必輔之聖心所屬雖非恒人之所及知然豈無所望於多士者乎為士者幸生乎今其必識天命之當然知其生之不偶然而效所知竭所能以輔安宗社黎民於無窮如成周多士為邦家之基斯善矣苟不能然而謂科舉

之學為己足不思其遠且大者姑食焉而怠其事吾恐有愧於古人矣豈所望於盛時之士也哉

京闈小録後序

皇帝既即位大詔紀令年元為建文春三月上丁車駕幸太學親祀先師孔子拜跽盥獻咸用享廟社禮縉紳聚觀以為崇文祇聖之典古所未有風行萬方小大喜悦皆思自奮以進庸于世秋八月天下當大比太學暨

畿內士集于京府者千五百人有詔命翰林儒臣以時之名士較其文御史涖之而董其庶事則屬之府僚佐焉七月甲辰入院越九日已巳而畢屏蕪黜陋選擢俊良蓋去者幾十之八而登名于籍者二百十四人非難之也蓋以上初取士天下後世將於是觀盛美焉而不敢弗慎也昔太祖高皇帝創業紹正統之三年即興科舉至十七年甲子而益盛歷四舉而至于玆今在朝廷之人大率多先朝之所簡拔者也自古聖王授子孫以

天下不徒遺之以人民土宇府庫甲兵而必遺之以賢才俾共守之苟無君子則謂之空虛而不能爲國士之宜重也蓋如此今高皇帝垂憲于前皇上嗣之尊右文教而士競勸得才視昔有加其爲萬世計可謂至矣將見仁人君子爲時並出輔成寛大之化養育黎民登于太和以傳祚于無窮詎不盛哉棫樸之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聖德固有之矣南山有臺之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又曰樂只君子民之父

毋盛時之士其可不以古人自望乎

遜志齋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遜志齋集卷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曹　城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宋學濂

遜志齋集卷十三

明　方孝孺　撰

序

宋氏世譜序

士有無位而可以化天下者睦族是也天下至大也睦吾族何由而化之人皆欲睦其族而患不得其道吾為之先孰忍棄而不效乎有族者皆睦則天下誰與為不善不善者不得肆至治可幾矣睦族之道三為譜以聯

其族謁始遷之墓以繫其心敦親親之禮以養其恩譜之法正月之吉會族以脩譜也四時孟月會族以讀譜也十二月之吉會族而書其行以為勸戒也謁墓之法春序飲以申禮義秋序飲以明憲章也親親之道喜慼富貧相慶吊周卹也老壯稚弱相敬讓慈愛也役相助也力相藉也難相拯而死相塟也斯三者並行雖士可以成化況有位者乎不難於變天下之俗況鄉閭之近者乎近者宜其易為有位者宜其易化然而莫為且莫

化者知道者鮮也知道而有位人焉得而不望之乎金華宋氏太史公之族太史公以道德文學師當世道之行先於其族凡可以睦族者無不為矣斯其譜也譜非公一代之書後世之所守者也非止一家之事舉族之所取則者也使遠而後世衆而族人皆如公之心雖無焉可也茍為不然有法以傳之猶恐其或廢況徒譜乎某是以私附其說於後俾後之人得以覽而擇焉由一族而推之天下將必自茲始此固公之志歟

謝氏族譜序

先王之盛以井地養民以比閭族黨之法聯民以學校三物之典教民凡羣居耦聚者非必有昆弟之親宗族之序然貧能相收患能相卹喪相助而死相葬喜相慶而戚相憂小而五家之比大而萬二千五百家之鄉其情如骨肉之親之厚且篤也及乎法弛教失雖同宗共出之人乖離渙散而不相合貧也而或陵之患難也而或乘之死喪也而或棄之於是倫理大壞而不可振嗚

呼王政之廢興豈細故也哉當其行也能使至疏者聚而為膠漆及其已廢至親之愛皆化而為途人親睦之俗成雖天下不足治情乖勢散之餘士者欲善其家族猶且難之吾以是知先王維世持民之道非後世所能及而後世之為士者難於先王之時也象闕謝德祚氏士之有志者也嘗為薦者出為南陵丞以歸其先繇台之石馬來遷德祚閔其宗族傳序久遠子姓衆多而莫或統之其勢將至於渙散而不可合於是上自始遷之

祖下逮其子孫凡十三世譜其名字壽年卒葬及其行事為書且自述其意以告來者戒其無至相凌相棄以同於塗人既而復念石馬之族及近族之為寧海陳氏後者乃悉訪其族人而省之遇其尊長有禮而待其卑且少者有恩尚尊矣雖少不敢忽尚族矣雖貧不敢遺與之交者咸稱其美以為德祚非特能為譜也必能睦其族子聞而甚善之天下俗固非一人一族之所能變然天下者一人一族之積也生乎世者莫不有祖有祖

者莫不有族使有族之人皆知相親相輔如先王之民聯之以譜諜糾之以禮文歲時為酒食以洽其歡胥告戒以匡其失賙恤資助以全其生是雖未行比閭族黨之法而先王之法意實行乎其中矣如是則民皆樂生而好善重其身而不遺其親天下幾何而不大治乎夫以德祚之有志而能脩其譜不待予言而明也脩譜而先王之法意存焉此則予之所欲言以為天下勸者也

童氏族譜序

有天下而不能為千載之慮者必不能享百年之安為一家而無數世之計者必不獲樂其終身事變之生固非智計之所能盡備也然古之賢者寧使思慮出於事物之外而不使事物遺乎思慮之表方其燕安無事之時日夜之所營為恒恐一事之未周而啓將來之患一時之或懈而基無窮之憂人固疑其為計之過也而不知必如是然後可委諸天命晋何曾見武帝論議無經遠大畧語其子孫以為天下將亂後果如其言吾嘗謂

曽明於觀國而暗於自知夫以人臣處富貴之極不能
為國謀計而日食萬錢善為子孫慮者果若是乎曽没
未幾而何氏無存者曽實禍之也自三代以降謀國之
畧皆何曽之所笑而大夫士之家抑又甚焉孝弟忠信
以持其身誠恪祠祭以奉其祖明譜諜叙長幼親疎之
分以睦其族累世積德以求無獲罪於天脩此則存廢
此則亡此人之所識也而為家者鮮或行之當其志得
意滿田園不患其不多而購之益力室廬不患其不完

而拓之益廣至於子孫久遠之計所當慮者則棄而不省以為可委之於命而非人之所為嗟乎夫豈知禮義不修子孫不賢則吾所欲富貴之者適所以禍之也而豈足恃哉若吾鄉童君伯禮則不然君有明識特操而質性敦厚平居恂恂以和而遇事善斷處兄弟義不忍析聚族而居諸弟承其志順其所為相與作祠堂以奉其先祖歲時以禮行事遇人有恩而於族人尤厚嘗以譜諜未脩令子弟考質而為之且屬予叙其首予謂童君

可謂知所先後矣家之為患常始於乖爭而乖忤之端在乎不知其本兄弟之於父其為本近也其情親而易感也至於孫之於祖則稍遠矣由孫而至於曾玄則愈遠矣而況由曾玄而至於十世至於無窮者乎使十世之後而相親如兄弟知有其本而不敢視之如路人非統之以祭祀而合之以譜圖安能使之然哉是知家之有廟族之有譜善為家者之所當先也而童君獨知而為之豈非賢乎雖然賢其身非難也使其子孫象其賢為

雖賢其子孫有道不違乎天天斯祐之矣天者非它也吾心之理也茲理也聖由是而聖賢由是而賢可以治身可以保家可以推而達之天下童氏後人誠能守之而弗失處乎家則遺子孫以安出而居乎位則為天下建長久之業使童氏之宗赫然光於後世寧知不始於今乎予與童君相好而其子姪多好學有文其姓氏之所自不待予言而童君之美與其所當知者則不可不言也故為之言使知雖治一家亦不可無久遠之慮而

童氏之盛蓋未艾也

葛氏族譜序

台之屬邑五其俗各殊地大物衆者則機辯輕捷而過於華僻在險隘者則椎魯儉固而近於陋寧邑居郡之東北與會稽四明相衡而為往來之衝有山溪竹木之美稻麥魚鹽之饒故其大家多優裕和雅喜學而好文其小民力業寡求鮮爭而罕訟其俗最為得文質之中然東西兩際巨海異時番檣賈舶騈集競湊之所染習

異俗人居其間或失其常惟縣之北鄉風氣與密視諸邑為最善北鄉有聚落曰泉水山秀而川迴土地沃衍岡阜綿亘有若環焉者葛氏世居之葛氏之先在宋初自東陽仁壽鄉之葛嶺來遷當端平咸淳之際讀書取科第得官者數人然官止丞尉不大顯而諱午炎字南仲者篤志為善有惠及人厥後子孫日衆多蓄財積粟以給鄉閭之求者相望屋之榱角相交田之疆畝相錯延袤數里皆葛氏之族其地至於不能容則分而出居

於外故其仕者厚重遜讓訥於言而敏於事其隱伏耕作者咸知自遠於法而保其家故其俗視縣為尤美今十五世矣諸孫之文者養心以為族既大而不復輯之則異日或至不相親也謀於諸父昆弟輯其支派分別名字年壽卒葬之詳為書徵予為之序天下之俗不能自成由乎一國之俗國俗之所興由乎一鄉之俗鄉俗之所起由乎一族之俗苟非有君子長者出乎其類而表率之何以保其室家而昌其後哉予嘗觀世之名族

子孫相傳閱數百載而不墜者其祖必有盛德餘善以為之基而又能防範扶植以維持其變是以薰涵漸漬以成其風俗及俗之既成耳目之際皆足以化其心固能不奪于世故而有以守其遺業苟無德以培其本無法以貽於後人雖以天下之大而猶懼其弗能保而況於家族乎葛氏之先基以奕世之善而養心復為之譜以圖睦其族人此其為宗族計也不亦遠哉自兹而往將見俗益淳傳益盛非特若今而已也予亦有意於斯

事每謂非譜無以收族人之心而睦族之法不出乎譜竊嘗折衷古道之宜於今者欲與族人行之德不敏而力不逮葢久而未之試也養心昆弟多才而有志能不慨然於此乎審能因是譜而行古之道則古之俗復見於世則吾之族亦有所效矣葢事或患於有志而勢不獲為或勢可以為而患於用非其道然則吾於葛氏譜也其能無所感也夫其能無所望也夫

范氏族譜序

爲子孫以奉先祀亦難矣為常人之子孫非難而為名人之子孫難也為名人之子孫固難而為大賢之子孫尤難夫嚴蒸嘗守冢墓保上世之所傳以自立於閭里常人能是亦足矣而欲繼名人之門者豈止於斯而已乎行焉必端也言焉必信也學必有以過於人而才必有以用於世也求無愧於名人庶乎其可也而欲卓然立於大賢君子之後以求無忝焉則此何足以慰天下之望哉故言乎家世之可貴則莫尚乎為賢者之子孫

言乎道德之難全亦莫難乎為聖賢之後也美才篤行之士子孫能世其家者未嘗絶而孔孟之胄千載無顯人非無顯人也祖德崇髙難乎其為顯也蜀之范氏在宋盛時忠文公景仁以危言髙節為海内所宗而正獻公淳夫以直道正學為元祐名臣正獻之子元長復能繼先業為建炎良史官聲猷之美後先相照可謂盛矣元長七世孫煥卿值元季之亂圖諜散亡重緝所知自忠文公高祖而下至於今凡十五世為家譜以示將來

煥卿之子彦良從予遊因以序為屬古之貴乎脩譜者非特以著世次紀官位而誇于人也盖將使後世觀之而考世德之淳疵明流澤之廣狹而益思所以自立云爾在忠文之時秉國柄以好惡榮辱當世士者莫如王安石吕惠卿在正獻時莫如章惇蔡京張商英林希之流此數人者方其志得氣盛視賢士大夫不啻其敵讐必欲擯簸竄殛之而後快由今觀之彼之禍心虐燄銷滅無遺而去聲惡聞不可掩匿人至不忍言之於口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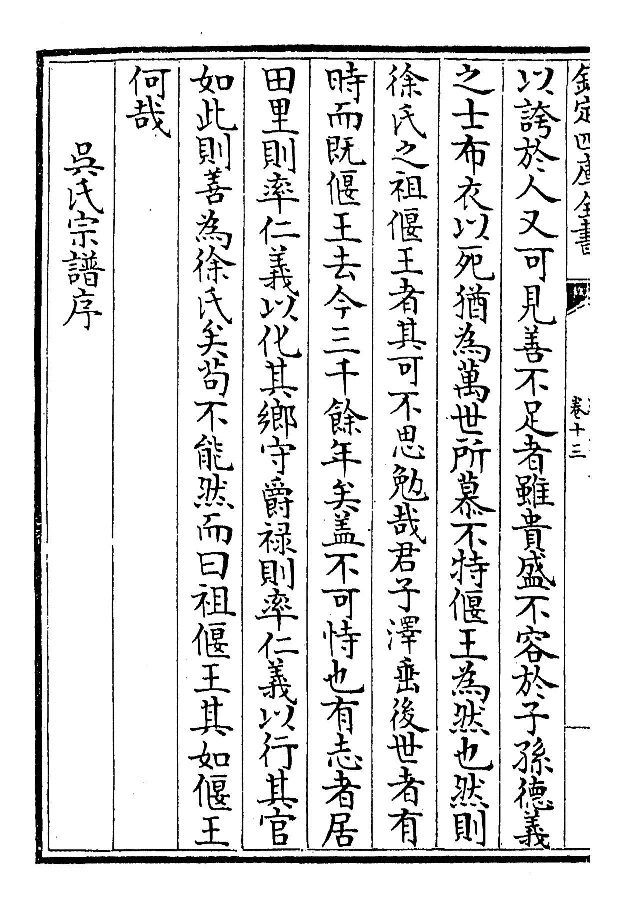
其遺脩亦未聞有存者縱或有之非惟人所惡見而為之子孫亦羞稱其世而不慊其為人范氏二三公雖不獲富貴於時或遭竄斥以死然至今尊仰思慕愈久而益隆而其後人猶能嗣詩書禮樂之傳久而弗變則夫人亦何樂為小人而不思為君子之歸哉范氏子孫觀乎譜而師先祖之善戒小人之惡則為君子也可異矣夫有君子而無禄位族雖衰猶盛也禄位光榮而君子無聞焉族雖盛猶衰也煥卿年八十餘學行敦慎鄉人

稱之而彦良亦好學有志所謂無忝於賢者之子孫其將在是乎

徐氏譜序

徐氏出於伯翳之裔偃王為江南著姓其在大末者為尤著大末支縣曰開化宋徽宗時名深始遷居之子孫雖不大顯而能世其善脩其譜不廢國朝有天下其十五葉孫生以諸生入太學擢給事中乃以譜來徵序世之號徐姓者皆稱偃王為諸侯未嘗受命仁義脩於躬

而隣國之君皆甘心北面事之及見征於周天子適去不敢較其民相率而從之者甚衆則其德之盛葢有太王文王之風焉宜乎其後之昌而樂祖之也與偃王俱為諸侯者以千數今不能皆有後其名亦無若偃王之盛者以此知富貴而湮滅者何限惟為善乃足傳于後世偃王雖不王其遺厥後者大矣今吳越有楊氏皆大業之諸孫問其所宗則赧然諱稱之雖其譜亦諱而不書顔淵曾參未嘗有位天下之顔氏曾氏咸慕而祖之



以誇於人又可見善不足者雖貴盛不容於子孫德義之士布衣以死猶為萬世所慕不特偃王為然也然則徐氏之祖偃王者其可不思勉哉君子澤垂後世者有時而既偃王去今三千餘年矣蓋不可恃也有志者居田里則率仁義以化其鄉守爵禄則率仁義以行其官如此則善為徐氏矣苟不能然而曰祖偃王其如偃王何哉

吳氏宗譜序

宋之遷於江南婺去國都為甚邇其地寛衍饒沃有中州之風故士之自北至者多於婺家焉于時婺之俗比他郡為最美為學者先道德而篤行誼尚廉潔而崇氣節脩譜諜而謹名分暨宋之衰而至于失國老儒先生多感慨奮激深衣大冠處林壑甘貧賤而不肯少狥于世今百餘年矣余不及見其全而喜與士遊者樂其故俗而思其遺風庶幾乎得有若昔之君子者而事之也昔年見大史公于京師心樂焉以為不愧乎宋之士考

其所為無不合者而恨世不能深知公之為人視其德行讀其文章而不知公非今世之士也學于公者多矣智足以知公者葢衆求其內而不失士之行者其吳彥誠乎彥誠質厚而志篤有司嘗以其才應薦彥誠以親辭不可薦者閔其貧謀于縣人合數十緡贐之却不取卒辭于大臣以歸太史公致政家居以事獲譴就逮故人親厚者畏禍及多避匿散去獨彥誠左右公如平時及公事竣歸蜀彥誠又將告諸閭里知義者以周公余

以是知彦誠過於恒人甚遠也士當無事時崇言侈論莫不重自許或詆之為恒人必拂然怒及臨財利遭變故能小異於恒人者寡矣此宋之士所以為難能余於太史公而益信彦誠之善學也彦誠它日脩其家譜示余知其先在宋為儒家而彦誠欲予序以告其族人余言不足為吳氏告也若鄉邦之故俗與彦誠志行之大端則後人所宜知也

樓氏宗譜序

先王之世井田之法行百姓知相拯恤一國猶一族一里猶一家況其同姓之人乎然猶恐其未至也復立大宗小宗之法以維持其心是以上下親睦風俗和厚歷世長久六七百年而不壞豈非治之得其道故耶自井田隳廢人各顧其家家各務其私至於兄弟且相攘奪況他人乎井田王制之大者吾末如之何可以稍見先王之遺意者惟譜系之法可為耳一鄉之中一姓之人少者數十家多者數百家其富貧貴賤强弱之不同至

相懸也苟無譜以列之幾何富者之不侵貧貴者之不凌賤强者之不暴弱也乎得其人謹書之于譜取而閲之曰是雖賤與吾同宗也是雖貧與吾同祖也是雖弱亦吾祖之子孫也黙而思之葢怳然悲而惕然懼矣匪惟一鄉一姓者為然也同邑同郡之一姓皆然豈惟郡邑之一姓者為然一國之中其始徙必本於一人人能思之則雖相去千里可合為一宗視之如一家也奚有爭奪哉是法也先王之遺意存焉而廢也久矣親親之

道息而風俗寖衰一鄉而同俗者且不思其本況郡國乎郡國之不可知而合者勢遠而無徵也勢吾亦莫如之何幸而可譜者惟同鄉者爾尚古之士間能為之則又往往循私而失實或謬制字名加於不可考之世或旁援貴顯之人加諸其譜之首而棄其所出之祖者衆矣是不亦愈失古之意哉烏傷樓希仁盖知此矣樓在晋宋間嘗有顯者希仁皆不敢取信獨自十世祖以下書之凡生仕卒塟之詳茍有聞者無不備載闕其所不

知而信其所知也嗚呼是不亦有識而合於古者乎公侯將相之生夫寧有種在人之自脩耳布仁第訓誘其族人自脩而為善苟為善後世不患無顯者斯譜不患無傳也余竊有志於先王善俗致治之道而力未足以見之觀布仁之為而慊乎志故序其末簡抑亦有所感也夫

丁氏復姓序

吾邑丁先生譜其宗為圖以書言於予曰吾之先本丁

氏世為越之新昌人所居之地曰南州始遷之祖曰某傳十三世諸孫數十家其諱某者吾之曽大父也不幸少孤母夫人來歸寧海陳氏遂從而家焉陳氏因而子之歷吾祖吾父三世百年承陳氏祀雖知吾先之氏丁而不知其所由來新昌之族知吾祖以孤童適異邑而不知其所依託蓋俱至於忽忘也久矣頼天之惠先祖之靈迨於吾躬獲遇宗人宜民於逆旅宜民丁氏之文者與予語族姓書余告之故宜民驚喜出其譜稽余言

皆信乃以其譜授余余奉以歸率昆弟子姓祗告祖考易神主為丁氏祀禮所得祀者如常儀然而陳氏子育吾先為恩甚大吾亦不敢遽忘而遺其祀俾承嗣之嫡祀奉之於禮其宜子尚為序其故以示後之人使自茲毋重至於忽忘也余受書視圖為之歎曰先王治天下之具與世變滅盡矣所傳而不可盡變者獨姓氏為尚存然而自秦漢降或更於俗主之賜或以避仇而易或以避嫌而變或以委身他族而棄其族籍籍乎紛亂如

禾黍稊稗之相雜使人莫究其本根所存者未必可考可考者未必可信安在其為弗變也哉當其初亂之時苟有稽古尊祖之士出而正之其變未至是極也因焉而不革冒焉而不去及其歲久地遠而益訛雖有欲正之者文獻殘缺亦終不敢果其是非此姓氏所以為難言也今也丁氏之為陳韋而地之相接為甚近世之相違為未遠先王有尊祖之美舊宗有可正之文宜其正之不難也雖然人之自異於同類者姓也斯外也命於

人者也所由異於物者性也斯內也命於天者也外失之而不正不失其為人內失之而不察則與物幾矣故善尊祖者莫先於知其姓尤莫大於盡天之性丁氏祖齊丁公丁公之先尚父也尚父之訓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此盡性者所宜勉也丁氏之子孫其尚無忽忘也哉

族譜序

昔天地未分名曰混沌混沌以後名曰太乙太乙以後

名曰太始太始以後名曰太初太初以後名曰開闢開闢之時始分天地清氣上而為天有日月星辰濁氣下而為地有山川草木其氣清濁以成形結而為人禽獸萬物之象清氣結而昇者為聖人濁氣混而下者為凡庶其類各有四大之形同稟五常之性性者情也有情則受命並受天地自然之氣結為男女則有夫妻既有夫妻則有父子既有父子則有兄弟則有朋友既有朋友則有爵祿則有謚號則有封邑則有茅土既有茅土

則有親踈則有宗族既有宗族則有譜序姓者生也共
相生長宗者總也總統相連族者聚也非類不聚各相
尊榮三皇已前無文無紀五帝已後典籍興焉莫不書
其附策揚其德行典誥書其姓名顯其禄位序述千古
所驗則明其世代者可序曰譜者普也普載祖宗遠近
姓名諱字年號又云譜者布也敷布遠近百世之綱紀
萬代之宗派源流序述姓名謂之譜系條録旨官謂之
籍狀天下書之謂之紀諸侯書之謂之史大夫書之謂

之傳總而言之謂之譜譜者補也遺亡者治而補之故曰序得姓之根源記世數之遠近文昭子穆百代在於目前鄭玄曰譜之於家若綱在綱綱張則萬目具譜定則萬枝在今恐一枝之上枯榮有異則強弱相凌一祖之後貴賤不同尊卑相濫今舉大綱以明衆目是以四海各流乃東出而西歸九河分趣雖道異而源同是以樹有凋榮之榦羽有長短之毛或短褐輕裘咸出公卿之胄佩玉負薪不廢連枝共葉詩云獨行踽踽豈無他

人不如我同父父子相因不比他人之姓豈是百裔同居一祖千葉同生一株株強則葉盛根弱則榦微分之五世之謂族元祖是稱之爲宗宗族同姓記之在此譜考究乎先世之蹤以示萬代之孫也肴者繩繩不絶之義可謂不忘親也雖然散在九州而蹤元無二分居百國而祖禰攸同但記之世數則尊卑可定必須忠孝於君親敬順於師長和睦於夫妻信義於朋友親睦於鄉閭恭勤志慕然後位進於公卿名揚於後世孔子曰從

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人之基業子孫根本不以無位門戶失次人善則門榮人惡則門賤所以敬二尊遠四惡敦五美脩六藝九思十善弗忘於須臾故常積學蘊心明以聽視先世之叙皆記於胸襟乃有孫不識祖字子不識父諱問其由序則默然書其家傳則閣筆如此之徒非紹隆後世之子也或曰富貴運所招何用先人之蔭聖人自生不由父母中人以上皆有承籍至如曲木直枝頑父哲子但取當時之用豈有禰祖之業而

不記乎在心而睹之目者也盖聞譜者姓名之經緯昭穆之綱紀導一宗之根源提九族之總統人倫根蔕君子貴之是以充者著之斯用之急也世數綿遠枝葉難分時運盛衰苗肴遼隔譜牒若存則依憑有據記注精顯則品類無差今古相承班序俱定次長幼之高卑累官階之大小問源則不惑問世則不疑傳之記之以續後生無令斷絕勿有疑焉凡明十條例之于后

一序得姓之根源

二記族數之遠近

三明爵祿之高卑　四序官階之大小

五標墳墓之所在　六述妻妾之外氏

七載適女之出處　八彰忠孝之進士

九揚道德之遁逸　十表節義之鄉閭

方氏譜序

方氏出於榆罔之裔方雷氏他姓為最先黄帝時有曰明在七聖之列其後有回為帝舜友歴三代方氏不顯至周宣王時叔為將伐叛有大勲烈詩人歌之然皆顯

河洛間至西漢末曰紘者為司馬府長史河南尹會王莽篡國遂棄官徙江南居歙於是方氏始來江南紘生三子儕儲儼其後子孫甚衆大抵江南之方氏皆紘後而歙其宗邑也今歙山間猶多有方氏祖廟云武昌之有方氏則自元廵檢漢祥始繇九江來遷漢祥之先本莆人而莆之方又本閩閩本泉州長史達達歙裔也漢祥之孫彞以國子生仕于朝三轉為通政司叅議輯其先之可知者為譜而徵余序嗚呼天下之姓多矣孰有

若方氏之最先者乎以唐虞以前之氏子孫蔓延江南宜其大顯非他姓比然而今北方之人以方氏為鮮有之姓論姓氏者反不熟方氏何哉盖姓貴乎後世子孫之賢彼李氏王氏鄭氏崔氏其先非必若方氏得姓之早也以其代有偉人出乎其間人習聞其功名之盛故皆灼然著人耳目方氏自叔以後雖未嘗衰絶特以無大顯名之人生乎其間故迄兹不甚著聞然則為人之子孫者烏可不勉哉使一宗之中得一人以顯其先自

在他宗之中亦必有慕效而起者慕者愈多而所勉者滋衆則顯于世垂于後者可得也方氏雖欲無傳于人不可掩矣如是而立於世上以昭前人之緒下以開後嗣之基豈非丈夫哉𪨗有學問多材能善為其職朝廷咸稱之自兹以往使後世謂方氏顯于今者自𪨗始武昌之方自𪨗而著其將在斯乎

溪上會飲詩序

天子在位十有三年詔赦天下免今年田租議寛政數

十事行之四海之民靡不舉手加額懽呼胥慶是秋禾大熟民愈恱懌中康外熈臻于治安七月庚戌前太史蘇公平仲自金華來舍于浦江黄氏翌日辛亥某往見又翌日壬子黄氏之長資善與客遊于舍北溪上張飲于西滸觴豆惟蠲蔬蓛以時酒行不亟談説孔洽涼風徐來拂樹振衣雲容水態滌人心目賔主相樂甚某乃持觴屬資善曰君知所由樂乎資善曰惟嘉賔之辱臨獲周旋於尊爼之間敢不拜貺某曰君辭太謙雖然今

日之樂某能言之六合之内吾閭閻黎首之民吾昆弟子姪使昆弟呻于庭子姪不安于室能獨樂乎曰不能盜伏於奥奴隸鬬于廡能獨樂乎曰不能然則獲享此樂者非謂天下晏安兆民各順其性而吾因得休于此乎斯果誰之賜乎資善拜曰天子之賜也公亦曰子之言是也某舉觴壽公曰公嘗編摩禁林頌聖治道民和公職也公其可無辭公曰子言誠然某退為詩三百三十言以進公和之已而某又和之而增至五百言請公

申之俾能詩者繼之而俾黄氏藏之黄氏之從遊者曰仲昭曰容

香巖溪亭夜集聯句序

去浦江鄭氏之西三里其溪曰香巖有室翼然臨乎其上者鄭氏之溪亭也鄭氏之秀而文者曰叔度愛其曠遠邃清即而讀書焉今年秋八月甲子余自羅山抵叔度時雨新霽水循石行注于溪潭遊魚相追逐可玩余立視久之叔度聞余至出迎余曰美哉水獨有而樂之

何不廉也叔度笑曰子欲樂則樂之吾豈子禁耶然觀於水而樂水之美未若不觀乎水而樂之為美也余未達叔度揖坐亭之次室坐始定聞疾聲硹訇若風雨驟至余駭且顧出戸視之日色杲如也益異之叔度曰此非昔之所觀者耶觀之樂在乎目所樂者淺休乎斯危坐而聽目忘乎視口忘乎味四肢忘其所宜為而耳亦忘其為聽也孰知此聲之非天籟乎孰知吾之非天民乎而子何惑乎余曰子可謂善取物矣況夫會萬物之

全而兼取之者乎叔度曰然乃共飲飲已暮色蒼然叔度之季叔鄂歌蘇子瞻赤壁賦余益爲之喜叔度曰子瞻死三百年世豈復有斯人耶余曰聖人固不可數見孰謂天下果無子瞻乎於是大笑樂甚叔鄂請聯句余吟首三句叔度喜繼之燭至鄂又繼之遂迭次不絶書遇句稍工輒撫掌夜愈深溪聲愈厲以爲雨眞至也以手承簷霤無滴水乃知非雨更一燭詩成凡八百言書授叔度寘諸溪亭使人知余之會乎斯者有以樂乎斯

也

梅隱詩序

君子不可以忘世亦不可以徇世宜乎道適乎時不失其正斯可矣有忘世之心其過至於太高而無用志存乎徇世其過流於鄙陋而無恥聖賢所以異於衆人以其才足以養民仁足以遂物之性而智足以行之耳有其具而無用世之心是謂之狷負其氣不察其時之可否是謂之瞽二者皆非也而狷為愈以其自視者重而

視外物也輕故有天下者命之曰隱逸而旌別崇異之後世之士樂其名之可喜而利其物之易售也不察巳之有無每以隱自名飾其文辭藝能而奔走乎市朝呌號乎有力者以取祿位及其既得則陽辭詭遜以為高在位者不知也信其然又從而以隱命之於是天下無隱士非無隱士也隱者不求知於世而載乎人之耳目者不足謂之隱也彼誠有得於心視外物如蚊翼蠅喙方以及其身為累安肯以是役其心哉近世之以隱稱

者皆古猶士之所棄者也吾嘗喜交海内賢俊欲因以致樂隱好遯者而友之求之甚久而所遇不能逮古之所聞意者世固有寓跡衆人之中而不可窺其際者乎故余於恒人未嘗敢忽之浦陽鄭君仲載為余稱會稽劉君伯時慕隱而雅好梅環其舍植之而處乎其間人號之曰梅隱而劉君異時嘗仕矣其跡不數數乎隱也余以是異之會稽自昔多隱者梅子真一世奇士至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不識子真者未必不卒徒視之也謂

子真非隱者可乎事有跡甚類而心不同有不求甚似而趣不遠者然則焉知劉君非隱者亦焉知其果隱者也此惟劉君知之吾不足識之而謂劉君好梅與慕子真蓋皆未可知也夫不期乎當世之知而心獨追古人而友之非君子其能然乎劉君審知此則吾不謂天下無隱者也

迎養詩序

人心果足以動天乎疾痛而呼憂患而祈籲焉而不嗇

者固多矣苟謂果不可感也則誠臣孝子心之所願天必應之如影響者世多有之是則謂天不可動者非也謂皆可以感而致者亦非也惟事由乎天倫之正而立志堅確者所望必有成而出乎私情淺慮者不能也世之人以不足動天之事而妄意其報及乎弗𠅘則謂天為幽遠而難徵是豈知天者哉若今吏部侍郎東萊侯公景中之於父可謂能獲乎天矣公生七年而父坐累謫閩稍長而母氏告以故輙悲痛自誓願爲學立身以

贖父入膠水縣庠為弟子員劬書攻文晝夜靡懈年二十以髙等入太學後二年甲子遂登上第擢給事中以忠慎為上所寵任而念父之心未嘗少忘因乘間叩頭自陳請納官代父辭甚哀切上聞而憫之詔還其父皇太子復承誥俾乘傳躬至閩迎以歸公馳詣謫所見父述詔旨父子相抱涕泣向闕拜舞以為更生迺俱至闕下謝恩上嘉其純孝眷待日益隆遂累除至今官薦紳士觀其事莫不竊嘆皇上待下之仁喜公孝思之有成

相與為歌詩以美之而友人鄭公禮為屬官天曹以書
屬予叙天下之事其初可以力致者人之所能與也非
人之所可必者非天莫能與於斯也夫學以淑其身固
人之所可為至於學成而仕仕而列乎朝為近臣為貴
臣而為聖主所知受知之深而不遺其願此豈人之所可
必哉上不遺其願矣使父或有疾疢則何以償人子之
志今也父子相離十有五年而一旦高車駟馬迎於瘴
癘之鄉而歸致其養非夫誠心之至而天有以相之何

能及是哉雖然天道恒與人事相符當海内未定時子之不得養父者衆矣孝思雖切孰從而應之今公幸際太平之時上方以孝為治而用賢恤下重違人子之情是以素願獲伸而無憾雖天有以相之自非聖明在位莫能臻此榮遇也然則公可不思所以為報乎夫孝為萬善之原移事親之心以事君則忠莫大焉推愛親之心以及人則仁莫厚焉公以盛年處要任當竭誠以輔國家澤天下俾後世不特稱公為孝子而為忠臣則長

見天道之佑其盛於今者非止一時之光寵而已也盖人恒患乎無志有志而不怠則所為無不成予雖不獲識公之為人然觀其孝親而知其有志於忠君之業也故樂稱其事而以大者望之

鄭氏春夜賞花詩後序

有園池者則有花有花而得賞者難也有酒與殽閑暇則可以賞賞而能詩以記之者難也讀書之家或能文其多至於若干篇者又難也賔客衆而製作多者有之

皆出一姓之人若鄭氏者又難也族屬衆者或可及一姓而一家者鄭氏而已鄭氏之家以儉素相承雖有花他時未嘗賞而今也為太史公之歸而特設筵以樂之又可尚也太史公致政而歸未嘗出遊而為鄭氏出又難得也公之文不輕以與人而序鄭氏之詩又難得也公序人之詩亦有矣恐或至於流連而亟以太康為規其愛鄭氏之深又難得也夫天下之物不可以數計其難得者人必寶而傳之是詩也其有不傳者乎

義門詩序

孟子言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先王導民之具詳矣政教以約之禮樂以正之刑罰以威之猶以為未足而復宣之以言入之以聲言載於書聲感於耳斯民之視聽莫不有所勸戒寧有不善者乎秦漢以來治道湮熄先王之澤不可復見所存者獨詩為粗完傳於學者孟子所謂仁聲詩蓋為近之然其言雖存而不易入人誦説者且不解其意況於聞之者哉蓋世逺而事異音

微而理密人不為之感者固宜也後世之詩出於一時之言殆若可以感人矣而病於道德不足而辭采有餘故雖可以感人而不能使人知性情之正夫人莫不有仁讓敬義之心也恒患不能言之以其心之所同然者入其耳戾者化悍者革悔者至於涕泣自訟喜者至於拊手蹈足此仁聲之所以為深者乎惜夫其不見於世也久矣予於浦陽王氏得士大夫所為義門之詩而讀之喟然為之歎息然後知仁聲未甞盡亡也王氏累數

世于指合食不以親踈少異其行信有足稱者詩之所言雖辭有不同者而其旨必歸於孝悌禮讓慈愛敦睦懇懇焉有閔俗思古之意使治天下者不用仁聲化民則已苟有用者舍是詩將奚取哉天下之不治多始於民不親睦涵斯民於教化之中使之勇於為善而怯於為暴者豈條法約束顯示而明禁之亦惟濡滌其耳目昭融其心志俾自得之耳夫不能使民自得而欲以淺陋之術制之其倖致於安治者鮮哉今天子方興三代

之政必以詩道化民將見王氏之詩采於史官而用於邦國然則此詩也非王氏之詩乃治世之音也非為一時之觀美實後世之所法者也

王氏深溪集後

僥倖可以致富貴而不可以得一善之名富貴可以予奪人而不可以得君子之譽天下公言甚可畏也趙孟之門寒者能使之溫餒者能使之飽徒者能使之車馬而行然欲使一人稱其義終不可得顏回原憲皆畸窮

困厄之士食無稻而居無廬其勢不足以詒談者之口而稱仁義者必推而歸之人心之公不可以勢利奪也尚矣士之致乎美名者舍仁義何以哉一鄉之所予一國不予之一國之所予天下不予之而能名乎世者未之見也鄉之人曰然國之人和之國之人曰然天下之人和之天下皆曰然而不得當世君子稱之苟名矣而能傳乎世者未之見也故名發諸身揚於衆人而傳於君子豈不較然矣乎婺之浦江在宋中世有鄭綺者以

義聞當時而教其子孫不異爨歷元迨今凡十世如其初鄉人稱之浙水之東又稱之既而天下又稱之名賢鉅儒遂發於文辭以咏歌之鄭氏嘗集為書即所居之地名曰麟溪集以傳由是鄭氏之義聞海内鄭氏之里深溪有王氏諱澄者嘗慕鄭氏名教其子孫取以為法子孫承其志今越五世亦不少變鄉人遂亦稱之士君子亦從而賛美之王氏乃亦輯而為書即其所居之地名之曰深溪集將刻以示來世嗚呼王氏可謂知所慕

而善於致名矣世之君子其學術殊其智識亦殊其居之遠近又殊至於稱王氏之義門如出一口然誠非有其實而衆譽之能若是乎天地之間自斯民之生其為人亦衆矣然至今相傳而不泯者其名可得而數又何其少乎盖惟豪傑之士能傳而湮没無聞者多故也夫人之生莫不自雄於一世及其死也至與草木同為澌盡豈不誠惑乎故無論富貴貧賤惟善足以不朽仁義之心人孰無之讀斯集者非惟王氏後人當思自勵有

人心者皆知所以鑑矣

御賜廣揚衛方指揮明謙五花名馬詩序

天之量不可得而測也觀乎晝夜之降升則可窺其度日月之形不可得而識也視乎光華之所被則可知其明聖人之盛德其高深博大茫乎不可以私智揣度也苟非因其慶賞政令以求其志意之所屬何由而測識其盛哉自昔為治者戰伐之世多輕文吏安平之時多疎武臣是雖勢使之然而理有不宜然者今天子以神

武定四海當攻取之初文武兩用各盡其材於封疆介
胄之臣宏謨偉烈拔乎千載之上者待以恩禮未甞少
忘洪武十八年秋九月廣揚衛指揮臣方某有宿衛勞
出内廐五花馬賜之在廷羣臣咸咨嗟感激或發乎詠
歌宣侈上恩以為方氏光榮是歲廣揚季弟以事還台
謂人言曰吾昆弟無分寸功上以先人之故官之禄之
置之左右比諸心膂舊臣天地之德念無以報而今重
有此賜顧吾兄弟其何以堪乃傳言山中俾某為之序

其事以示子孫于無窮某於廣揚雖未之識然以聖天
子寵錫之隆而推之其致此者盖必有道矣古之賢將
治身之道雖非一端然在內而使人君親之以為安在
外而使國家倚之以為重至於後昆而承其遺澤而與
國同休戚者自非忠誠神武可以格乎天人其曷能臻
此哉某昔於京師聞人言廣揚敦碩畏慎而其季子好
學有文繼今益自奮勵殫厥心力處輦轂之下則思盡
忠守疆宇於外則思愛民以承禄位于悠久方氏之澤

其有艾乎在易之晋曰康侯用錫馬蕃庶寵錫之來盖未艾也魯人美魯侯之詩曰思無疆斯馬斯臧廣揚昆弟其尚深思國恩之隆厚載揚天子之寵命哉

衛氏紫薇詩序

人果靈於卉木乎蓂而聽乎蓍紀日而視乎蓂靡草之死菊之有華歷象候時者以為準三秀之芝連理之植論治亂者取徵焉則卉木未嘗不靈於人也謂卉木果靈於人乎賛天地之化遂萬物之生者惟人為能然而

卉木不與焉則謂之不靈於人不可謂之果靈於人亦不可蓋人茍能盡其性則將與天地比德何卉木之不如茍蔽於私而溺於欲戕其性而謬迷其天誠有不若卉木之足信者矣以周公之聖管蔡至親而秉乃為之異畝同頴管蔡雖人也而不知周公之可尊禾雖微物而能彰周公之德焉可謂人果靈於物乎哉是知人誘於利欲故往往失其性無知無欲之物其受乎天者不與世俗變遷其能兆氣化之衰盛而發祥禎以示人也

固宜新安衛氏為三秦令族異時嘗有顯者正堂之陰植紫薇焉元季之亂百口逃難他所室廬草樹蕩為灰燼者垂三十年及國朝平定海内衛氏之秀曰希古者始求故基而築室以居越明年紫薇復萌今二十年矣華榦之盛無讓承平時人咸謂衛氏舊族也其先蓋有厚德中衰而重興其將復盛乎觀於紫薇蓋兆之矣聞者多為詩以述其異夫卉木與人殊形而異類自常情言之邈乎其不相與也然而灾祥之至多有徵焉者蓋

人與物同乎一理與氣耳家之將昌氣之鍾也必盛人得之而為才賢其在物也為嘉卉為竒葩榮茂必異於常及其將衰也反是衛氏之家由一木而占之粹美之氣鍾之者厚矣將見髙才異能之士出而為斯世之瑞文太平之休以光耀於無窮豈特見於卉蘗之徵哉盖人於盛衰之兆多因物以見而物之禎祥非託諸人則不能以傳今希古以文學鳴於閩中而其子孫多有才而嗜學使紫薇而果有知殆必自賀其遭遇也夫

豐湖書室序

某初侍先君守濟寧獲拜參政何公於山東行省公當天下未靖時舉南粤數州之籍來獻天子弗勞干戈全其富庶乃嘉寵公錫以璽書授之大藩公有德有威施政發令風行霆斷莫敢犯而所為皆本於寛厚尤好儒術平居讀書綴文無虛時某獲侍几杖者數月公每稱其子奉先之嗜學固已知公之必有後而聞奉先之賢及某居先君之喪畢來京師公亦以老致政居國門南

之私第又往拜馬而奉先適自粤來省公命相與論辯往昔治亂之理奉先劇談歷數如江出巫峽而東馳壯馬脫銜而騁於曠野也如髮初櫛而承之以手籥籥盆而鼓之其緒雖多而不紊也恢乎如鋸斷木秩乎如繩貫珠而連之也某益大駭知奉先之果賢不可及意其為學之功必有過人者已而奉先來言居粤時嘗即惠州豐湖之濵為書室曰講學其中士大夫多為詩稱其善詩已聯為巨卷子為我序之某於是又知奉先過人

者在是也生乎富貴而好禮聖人以為難彼在周之時去文武之化未遠猶若是況今違聖人二千載惠距聖人之居六七千里而奉先不惟好禮又能浸灌乎問學沉酣乎仁義出言制行鬱然儒者豈易得哉是可見參政公之教行於家善格於天使然非世之徒富貴者比可歌也昔麟趾之詩稱公子之美聖人取而著於周南以彰周公之德今天子方法成周之治歌詩之作洋溢宇内他日采詩者得豐湖之詩必將序之曰此何公之

化也則奉先之賢可以不朽垂千載而豈徒一時為觀美而已哉

雷峰樵叟序 并贊

雷峯樵叟者台之寧海人也世居雷峯之下業詩書敦禮讓代不乏人至叟尤為鄉邦所敬式叟淳龎遼邃事父母克盡子職處兄弟和以敬由是孝友之行聞於遐邇然不妄交接遇佻憸之徒恒趨避焉或以勢雄之故强與之善叟終不屈遇縉紳之士延至于家相與論古

今人物賢否稽疑質惑雖至浹旬洽月無怠容鄉閭有忿爭不辨縣吏相與詣門質諸叟叟喻以一言咸悦服而去雅愛讀書自少至老不倦課子弟耕讀有恒度風晨月夕聞絃誦聲則喜間聞嬉笑俚語則終日不樂性頗嗜遊觀值春和景明樹林蓊蔚鳥聲啁哳烟靄間即幅巾杖屨徜徉於山巔水涯與樵童牧兒伍心無厭焉因以樵叟自號或問之曰夫駕舟楫操網罟出没于波濤者雖不自謂之漁人固以漁目之手耒耜腰鐮銍往

來于畎畝者雖不自謂之農人固以農目之今叟居必冠裳行必杖屨所業必詩書無運斤斫斧之勤無拾枯束濕之勞而顧以樵自目其如名實之爽何叟曰若奚言之固也予惡夫世之人不脩其實擇美名而居之手未能操簡牘心未能領章句輙軒然以儒者自居法律之莫諳爵號之莫曉輙岸然以古之良臣自處曰長者曰先生曰皐曰夔巳處之而不愧人呼之而不異及察其所存豈有毫髮誠身之善及物之功乎予病之者盖

久固不敢尤而效之特取其薄而易為者自號亦欲矯里閈之弊反浮風而歸之淳耳且予雖不躬樵者之事而能得樵者之樂白雲溶溶彌布崖谷隴樹排青林溪漲緑出入烟霞友于麋鹿而了不知塵世之榮辱若夫山林揺落潭澗澄清霜呈錦樹壑殷秋聲砉然長嘯谷應山鳴而杳不知寒暑之變更推此而言四時之樂寧有既乎彼樵者習其事恐未能知其樂予雖不躬其事而彼之樂予能全而有之庸以自目孰云不稱若奚言

之固耶或以叟言告同里某某聞之俛而思仰而悟撫掌而嘆爰為作賛叟姓徐名山南字廷嶽賛曰

詩禮奕燈族之右兮躬脩孝友德之茂兮娛心竹素學殖之富兮外防蟊賊佻薄不許為友兮內存孝謹子姓咸歸于厚兮雅愛山水斯樵叟之自號兮閔俗之浮咸遺實而取名兮慨末流之氾濫欲泝源而反舊兮攬烟霞之勝槩累於我乎何有兮較厥德於懷氏之民尚奚先而奚後兮

望雲詩序

君子有以一言傳世者非以其言也以其事也非以其事也以其德也戰國之士以辯説稱晉宋之士以清談著古之能言者亦衆矣其言或存於世而世不之貴或聞於人而人不之傳豈其言之不美哉事不關於倫理而德不足為重輕人之不取之也固宜昔狄文恵公嘗登太行見白雲孤飛而念其親今數百年矣人子之行役于外而思親者舍白雲無所為言或繪而為圖或發

諸詠歌嗟乎當文惠公之出斯言也以抒其一時愛親之情耳夫孰知其卒傳于世而不廢哉盖其德脩於身事功立於天下而洽于生民人思其德而不能忘則幷其微言細行咸識而傳之以為口實固非特以其一言之善也如以其言則人子之思親覩一物則感慕之心生孰不能為是言哉衆人不傳而文惠公之事獨見取於後世非有以也夫今世之士知取公之言而不知公言之所以見取於人謂之愛親則可謂之能孝則未也

若文登孫惟大者其有志於事親者與惟大年二十餘
辭二親肄業于太學久弗獲歸省今年秪命來台之寧
海去其鄉數千里寧海地際鉅海而登亦海邦也惟大
覩飛雲往來海上因感文惠公之言而嘆曰倏南兮忽
北雲之飛兮自我親側奉王事兮獨違子職欲見親兮
不得因悵然泣下縉紳之士聞而悲之多為之賦詩古
今之人同是情也天之降衷同是理也惟大之歎與文
惠公之言何以異乎然文惠公之孝不在乎言而在乎

德不在乎朝夕定省之微而在乎正國家匡社稷忠其君以利天下以予觀乎惟大持己廉臨事審其志甚美此可以為孝親矣由是而充焉以之治民則盡乎仁以之事君則盡乎敬歛之為德施之為功安所往而非孝子之事哉故平居而飲食甘旨不去親側可以為善養而不足謂之卓行疾病而封股刺血可以為難能而不足謂之達孝致其身為聖賢君子而以令名貽其親此豈非孝之至者乎惟大學周公孔子之道而有志於古

人子不敢以衆人望之也孰謂惟大而不以君子自望哉德為君子而言為後世法此文惠公所以為孝也惟大有取於其言其必知所擇也夫其尚知所勉也夫

張氏思親圖詩序

古之為治者以誠御下而不預防其私其才畧之任也拔於閭巷之間而俾治其郡邑不使其有逆情拂意之歎故仕者内得以養其親而外可以盡其職後世則不然任人不問其地之所宜心之所顧必置諸數千里之

外以為不若是則恐其顧私而廢法嗟乎使吾所用之人不賢邪雖易地而處之不能絕其私也使得賢者而用之彼視其妻子且不肯狥私恩以違道況其州里之人乎不慎擇於未用之先而曲為之禁是以仕有去鄉之憂有不能養親之憾而國亦不獲得才之益如是者蓋千餘歲矣自三代以來聖人所立之制世主降革毀棄者相屬獨於此則守之以為宜然此余於張君之思不能無所感也張君世家河南之蘭陽其父母皆老矣

而君猶為倉庫之官於東南遠郡欲迎以養則勢有不能欲請而歸則法有不可每言於人則悲歎不已或為圖其鄉閭景物之槩日觀省之以自慰能言者多發為詠歌以寫其憂思人子之於親朝夕養於其側者職也出而仕於世壓於法而不獲終其養者亦職也養且仕焉兼盡其職而無憾者古之事也而張君今之人也古與今判也久矣張君之於親欲無思得乎雖然古之君子蓋有言矣口體之養不若心志之養也身之不遠不

若名譽不亡之美也使親日與俱而道術無聞於世名聲不昭於後以為善養則可矣而於孝乎何取誠能不卑其官敬慎其身俾職益脩吾之位隨以大人稱其事以貽父母光榮則於孝也得矣吾聞張氏異時嘗有顯人而張君敦厚能承其業父母之望其身有非特朝夕之養也信能以孝之大者自勉則雖不獲終養於家豈足憾哉

趙彥殊字序

孟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其離乎大中一也然求其近似者與其不恭也寧隘乎君子之處世不狥物以為同不詭俗以為異辟諸飲食裘葛適乎宜不違乎道而已一乎同其獘必至於枉已一乎異其獘必至於駭世不期於同異而無詭狥之失者其惟君子乎天下皆趨於利吾獨志乎義天下皆趨於邪吾獨志乎正非吾求異於當時也將同乎古固不得茍同乎今也賢者吾同之不賢者吾異之非吾求異於人也務道之同固不得

無少異也同於不可不同而異於不可不異皆順於道而無所容心焉則人以為宜然而莫敢以為非矣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其謂是耶浦江趙生其名曰同或字之曰彥志其父謂未足以盡其義也請更之予更之曰殊而謂之曰今世之所少者非同也其患在乎苟同而不知異苟同而不知異者流於迎合而多詐愚者陷於阿曲而近鄙欲世之大治安可得哉生之質可謂美矣而又飾之以文翼之以禮豈將同於當世云乎哉必亦務

古之同而不同乎俗務道之同而不恤人之好惡斯可也漢之時若汲長孺可謂異俗之士矣若胡伯始可謂同世之士矣伯始近於惠長孺近於夷伯始不若長孺之近於道也生學古嗜道方以大中為歸夷與惠安足效哉同於所當同而不苟同異於所當異而不苟異生之所宜為也執其一而不合乎道者非君子之事也

鄭生允充字序

余友浦江鄭君叔寛之子燿年十六受學於余能記經

傳數十萬言而約知其説鄭君請冠而字之余取孟子充實光輝之意字之曰允充為辭以祝之矣鄭君復為之請曰子常愛是子也以為可教教之於始冠將望以成人之事子其何以命之余曰人之具耳目口鼻四肢全而百骸順者形之成也冠帶衣裳佩玉而曳履望之儼然有儀而可愛者服之成也是皆可以為人矣而古之君子不是之重者豈不以其德乎故孝友足以宜乎家忠信足以合乎鄉可以為人矣而未成也智足以燭

乎理才足以建乎事可以為人矣而未成也必也窮天
下之理有諸已而誠兼仁智之道而不滯於一偏全文
武之器而用舍各以其時達以功傳隱以義著者其惟
成人乎而非學何能至是哉由孟子之言而求於古人
之中若高柴原憲愿潔慤廉見之者服而聞之者慕可
謂善人矣而有諸已者未至也漆雕開之篤於信道子
路之勇於改過可謂信人矣而充實則未及也曾子子
夏可以為充實矣而未至於光輝德全于中而形于外

政教可以善俗而文章言語可以化民者其惟孟子乎孟子之德優為大人其未達乎聖者未化也使孟子而化則與孔子何異學必至於孟子而後為成人則人豈易成乎哉三代以下才智藝能不愧乎古者甚衆而成人未之數見蓋道之難知也久矣今余望生以聖賢之事其可不致思乎夫以恒人而欲與聖賢較功絜德人固疑其莫之稱也然為人而不以聖賢自望賊其身孰甚焉教人而不以聖賢望人誣其人孰大焉鄭氏世家

也持身範家之法人以為得三代之意則余以聖賢望生者非敢誣乎人也孰謂生之好學而忍自賊其身乎

洪武十五年春正月既望撰

黄仲儀仲顔字序

眉山蘇先生字浦江黄君憲曰仲儀為辭以祝之其說既大矣而復請於予予固以不佞辭仲儀女兄之夫鄭君叔度力為言且曰先生之先文忠公嘗字張恕曰忠甫厚之是固有一人二字者矣予重字而申言之不亦

可乎余重字之曰仲顔而告之曰子嘗見射者乎虎熊豹豻之侯陳於前射者之志各有所存焉志之所有目存之手存之身之為勢又存之其志存乎豹去乎豹者鮮矣必不中乎豻也志存乎虎去乎虎者鮮矣必不中乎熊之側也茫茫然無所定志極乎高遠而射之則終於不中而已矣聖賢之為學亦然古人之善雖無所不學而取法於古人則各有志焉周公舍武王而師文王孟子舍曾子子思而學孔子言之所則者文王孔子也

行之所效者文王孔子也日之所習夕之所思者舍文王孔子無所用其心故周公之道與文王類而孟子謂予為聖人之徒使一聖一賢不各師所可師而泛焉慕乎古之聖人其志雖高而於成功也難矣今之學者其質非皆不若古人也其不足為聖賢之徒者知好古而不能取法也漢之處士有黄憲者人稱之為顏子而言論行事無傳焉仲儀之姓名其尚與之同乎抑亦慕之而將法之乎憲之德業渾融不可得而澄撓近乎顏子

犯而不較處衰世而不欲仕近乎顔子之舍之則藏然顔子之所至非憲所及也憲質美而未聞道蓋所謂善人歟其視顔子猶曾子子思之視孔子也吾不欲仲儀學之也仲儀苟欲慕憲其學學顔子乎學顔子而未及猶足以爲憲學憲而不得非惟不及顔子且并憲而失之先生謂仲儀云者欲其法古人之善也余重以仲顔云者欲其師顔子也思前之所字以博取乎聖賢之道思後之所字勉而取中於顔子焉此先生與余言也好古

而不知所歸苟師乎憲而自畫非所謂仲儀仲顔也

遜志齋集卷十三